

沈雲龍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輯

文海出版社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種類之繁，卷帙之多，遠過其他時代。就內容而論，可別爲原始資料（Primary sources of materials）與次要資料（Secondary sources of materials）兩類。前者如歷朝實錄、東華錄、政治官報、大臣奏疏、外交檔案、名臣專集、函牘手扎、日記、自訂年譜、回憶錄等；後者如官書傳記、行狀、碑誌、新聞記載、雜誌論文、私人筆記、以及參用史料，專題研究所得而成之史籍，與夫總合敘述史蹟之真相，而使讀者明瞭一事，或一時代之政治外交社會經濟情況及人民生活之專著等，均其明例。

本社向以搜集史料影印流傳爲職志。其卷帙較多之大清實錄、東華錄、十朝聖訓、清季外交史料，政治官報等鉅製，均已先後出版，甚獲好評。茲再商得近代史學家沈雲龍教授之同意，就上述範圍，代爲搜羅編輯卷帙較少而有價值之史料，陸續影印，並承惠允將其所藏罕見之孤本若干種先行借出攝印，以供海內外學人治近代中國史者之參考。

文海出版社謹識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輯 目錄

道咸同光名人手扎

湖南王氏收藏

會文正公年譜

黎庶昌編

崇德老人紀念冊

附：崇德老人（聶曾紀芬）自訂年譜

聶其杰輯

茶陽三家文鈔（何如璋、林達泉、邱晉昕）

溫廷敬輯

辛丑日記（手抄本）

徐 鑿著

河海崑崙錄

裴景福著

湖濱補讀廬叢刻

鍾廣生著

南社叢選

胡樸安編

歐戰後之中國

徐世昌著

歐戰後之新世界

黃 郛講

黃膺白先生家傳

附：追悼紀念冊·故舊感憶錄

黃沈亦雲著

唐繼堯

附：東大陸主人言志錄

東南編譯社編

91211

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目錄

林文忠則徐

李文恭星沅

張制軍亮基

羅忠節遵殿

曾忠襄國荃

胡文忠林翼

郭侍郎嵩燾

郭方伯崑燾

左文襄宗棠

吳廣文敏樹

朱侍御琦

楊兵部彝珍

李武愍孟羣

汪孝廉士鐸

邊方伯浴禮

李方伯元度

莫孝廉友芝

鄭大令珍

嚴撫軍樹森

龍方伯啓瑞

宗觀察稷辰

孫侍讀鼎臣

李中丞桓

李編修杭

韓比部弼元

周侍郎壽昌

張觀察曜孫

黃方伯彭年

彭剛直玉麟

吳觀察大廷

陳孝廉克家

方京卿宗誠

洪侍郎鈞

黎星使庶昌

唐撫軍炯

張侍郎蔭桓

春木
冬壽
兩先生師席別已四載思何可言去年仲
冬及歲暮在祥符河干先收奉刻

春翁三書

冬兄三札并名贈請成一詩及附錄函首以以
愛惜而錄注之者皆從胸臆中推諫而
出豈尋常慰籍所能彷彿三茶三復
紉繹肯汗心銘恨不能作累日面譚以傾

衰肥又值河事孔艱之際昕夕在春鋤間
未遑裁券迨河上歲工則仍有何戈之極矣
以至西吳症作而伏失漸在銘日是遲、

無以奉報為罪夏杪瘡始漸止秋初申長

安西口以於蘭州燈唐觀察詢知

西先生仍館荊州吟暑如舊非時不免他人而

韓益雲龍合并之得為可羨也近者時事至

此令人焦憤填胸敗子一身体世又奚足道第

愛我者既以累紙長言反覆慰誘而姑陳其
厓略不敢貽

賢者以失聽也身自去年赴身早知身蹈危
狹所以不敢稍避者當造

膝時

訓諭王切委任之重時臣下所垂注而承者豈復有

所觀望及至羊城以紙諭夷宣布

德威不數日即得其繳煙之稟中既借漢文復

加夷字畫表押蓋表印慎重如彼似可謂誠

心恭順矣

原字進
呈現存樞省

遂於海內海口收煙

存表

船連樁相對者再閱月其時大羊之性一有不
願第以半段槍加我足矣何以後來猖獗諸狀
猶不施諸當日且燬煙之時遵

旨出示令諸夷觀看彼來觀者歸而勒成一券書備
紀其事是明知此物之當燬而勒成一券書備
並未罪其一人惟諭以寬既往儆將來取其切

結以為久遠通市之法度它國皆已遵具即
暎國人豈取具如結惟義律為積慣賣
煙者十餘人屢形反覆致與舟師接仗我師疊
挫其刃彼即稟懇轉圜是冬明奉

上諭禁其貿易且疊荷密

旨區、稅銀不足計較、自曾奏請彼國已具結者仍
准通商奉

諭究係該國之人不應允准欽此、辦理禁煙之原

委也。吳表兵船之來，本在意中。其在都時所函

陳者，姑置勿論。即劉粵後奏情

勅下沿海嚴防者，亦已五次。各省幸到

廷寄，率皆覆奏。若防中前將軍，則並臆列六條入

告矣。定海之攻天津，之魁暗，皆所先期奏

聞者。庚子春夏間，逆夷添集兵船，來粵。粵已移督兩

廣，祇有添船雇勇，日在甌門掃掠，以資勦堵。

而逆賊之赴浙，有由粵折之者，亦有由粵者。是

秋知有變局 自猶自陳赴浙收復定海而未得
行於是 在羊城杜門省警不敢過問迄和議
不成沙角帛門先後去守不得已仍自雇水勇
千人擬別為一隊未幾奉有赴浙之

命遂以離粵彼四月間李國 所系占聞也到浙並旬
奉文遣戍行至淮揚蒙

恩改發河工効力自以月至今年三月乃復西行此之
年來踳蹶之方略也自念禴福死生早已度

外置之惟逆賊已若燎原身雖放逐安能獲
諸不聞不見潤州失後未得續耗不知近日又復
何似食之食遠徒覺憂心如慈耳竊謂勦夷
而不誅船礮水軍是自取敗也沿海口岸防之已
不勝防况又入長江自內河乎逆夷以身為窟宅
幸不能離水所以眼奔每實頻陷郡邑城垣
者以水中多勦獲之人殺勝之具故無可用會却
願耳側聞議軍務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長故不

与水戰而專於陸守此視在前一二年較可今則
岸兵之廣更甚於水又步以得其類而攻之况
岸上之城郭塵屑弁兵營壘皆有定位者
水中之船隻定位者也彼以無定攻有定便無一炮
震發我以有定攻無定舟一觸閃則炮子落水矣
彼之六礮遠及十里由外至我礮不能及彼礮
先已及我是害不良也彼之放礮如內地之放
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砲後須轉輪移時

再設一礮是技不執也取其良且執者以無
他隱巧耳不此之務即速調百步發射以祇
信收敵之一快况逆船於南善水惟水軍始
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吾蓋內地將奔
兵丁雖不之及歷我之入而皆觀面接仗似
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
前閱故所謀法亦左皆謂勒夷有以會要
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第一要六礮乃用

今此物里了不講其在岳韓朱子奈何以前
曾寬一砥書傳法德法嗜日外傳相同精刻
不為其心窮教揚州有利率惜皇子為多志氣
兩君曾兄之香 自前年獲繼之後為力陳船廠事其
彼多務此具旨之宏玉如足轉手為今之計我如
製造不及惟博亦漸之郡民高之如為可雇用其
此軍中深於彼善教死之士傷其平日頂兜捨命
有死無生之以重決善方多趨教為有生免兩途

必能効命決則老而歛之塔形与人字可以
酌用但須告於駕取耳一送艘深入險地是謂
我中原無人也美曰計曰法正可珍滅世遺石於
咽喉被梗豈堪設想耶

兩先生非親軍旅者何以親倭此事古為局外
人乃不務言之乎勿以石它人積切

大作未及盡和惟編成五律一首為序而作謹次
韻各一章附誌

荆正孝子先生心之所深佩性蕭然為孝為高以
未識承

摘示名句實心寫聲本氏已調上充不知履任

香渠上年在舟後扣曉為看到興化後再約

春第之程多如共時祇可事定再說達亦見事因上
年祥符工免皆不出志南河之人故孝子國首占
坊於兄高故由集孝復祿早

謹及矣

子壽仁兄抱道藏名不患不傳尋常科名矣

是為

其重志為其可傳者而已三四兩見年已漸多而連歲
於彼學俱不進之見於庚子歲意原在軍中少祇
德操一衫現在即携此兩見出關信去更涉每

不能擅自隨去誤奏明請

旨而大府均憚於代奏是以隨至關中仍不能赴冥

外耳一語四

淮河故以附陳此時江左軍情果能方寸據者則
如夫之禍倘被久踞則快復之策扼要者在
荆襄源遠結者蜀以為之石識局中籌策及
吾姑河旁里鱗田難通想多相思勿勞
直差知子方氣志謀意慷慨以甚感之此意
託女代寄語不得沈吟惟
為道自重不宣王弟林景年書

壬寅仲秋上浣蘭州旅次

注稱心辭

既聞荆州又社大水為城浸者滂口不知視前年月也念書

前年弟在區荒連聞春秋

高捷不獨為

執事稱善且使績學之士有所適從是為至
道幸也詔遠未及專頌曾於和李梅生世

兄詩中並為

閣下占親點深德此遇合不識曾承
青及石長安居誦不易春風野火近來亦復

知希宜不以三以易了百養但為可因迎奉
則九以黃塵亦俸有持與換杖之樂不必其
在冢園也見翁吟壇為宿室海靈光
而亦真洵為健者今

德星幸聚益成善心之丹便中可

寧少若一之夢春木半未有病風谷亨有情文地
殊可哀耳 曾得手書

子壽先生仁兄函文前日蒙世兄附上

片紙旋見

惠寄在兄書卷

擊愛之後滋感當今冒步申謝並

陳疏止抄清願未度遠

青電辰惟

象以講學

斗重荊州文藻江山睥睨多古
可勝仰羨巾家居刻掃藉

遂鳥私憐問

軒取什區何邪因疾不徒頃道
自由博口此上能於仰竭多好蒙

思即予歸養幸以公之北光特刻

政其顯之時事者留侯續世

得已也中舟次幸助香禱

道安時片呈竹

鄧尚能穎神馳

思弟李星尼

知自和寧

子壽大兄大人同下昨奉

覆示如對

故人再回迴環益深馳系藉洽

付祺幸羨

道履迎庥翹企

芝輝殊殷葵向希從事戎行將及十載
奔屬屢材又多掣肘且以老病時加不
堪懲棧未敢翹然而自逸也現又奉

命赴漢昌教因辭惟籌兵籌餉幾於無法可
施勸捐不過救急而蘇軾事首在得人承

薦郭白二君已託人言往延訪矣小兒延師費
補之至帖括固為應時而當此多事之秋尤須
以古人應變匡助增長才識或不至為無
用之人是以弟公事之暇每與講論左傳史
書以開其塞焉

兄為楚北文宗必能加惠舊弟子也尚願

代刺閩防諒早塵

青鑒務理

即日利就專人

交來人帶下尤妙

送玉宜昌交傅鑑堂轉寄

鶴筆為感像中秋及即行起程一切文件
須先印發待用也特此布達即請

大安統維

心鑒不宣

恩弟張亮基頓首

七月十六日

鄂垣晤

教瞬隔三秋景仰

儀型時殿洞潮通雅

子壽大先生大人履祉綏嘉

闡秩迪吉定符臆頌弟株守鹿門辜多美狀

可告如也惟近年楚北劫運太甚寇賊注區

者教次官民之受害令人髮指心酸弟才乏運

時何敢教諸僂之舉手之束柄聊字存磨盾
之心此間雅冠擊頻聞去諸父老子弟為知互
相保衛時承存戒心所以送冠未敢犯境而亦官
偷生一陽用人孫之醜顏人世多夫今秋令弟子
章微君猥蒙不棄辱臨敝署下榻如有相
依如手足是也但學是勞心一切籌餉團防
諸務俱資教益彼此知無不言之無不盡注之

談至夜分不憊心藉以稍抒胸臆之情憶朕
后主賓形迹真困苦中之一樂事也因歲暮思
親念切急欲買舟歸省俟明正爆竹聲完即乞

代為促駕必勝念盼之至

閣下高竹東山見幾正早立志已定而且斑衣孝養
也馳之欽佩之久矣側聞胡柱軍因帷幄需賢屬致
書延請並修北面弟子之文似有舉國相從之意在

閣下抱道自重，懷然於出處之間，當此時事，豈肯遂次出
山，然持守矢志，澄情滿腔，空性在軍中，初若自勵，加
以求賢，若得此公，真可樂為善侯，武障克復之後，奉
九委佐政績，仍

先生 崇之朝夕相親，教成兩輔，相之於國，計民生
必大有裨益

先生 雖名為功名計，然能名為樂，梓計乎說，幸官

守言責道正仍得然有餘話也何不
枉駕一行不揣冒昧因是相商所有未盡之言託

子章轉呈

清聽勇筭布達致賀

年禧順頌

文祺不具

恩奉羅道殿預首

子壽先生仁兄大人執事夏仲北土曾布一檄計塵
史席近維

萱悻曼福

絳帳延登屢膝首

卿雲良殷蒞頌第冒暑遙征于月之三日安抵都門入
覲迭蒙

召見六次龜勉奏陳幸無負越

陸辭後復由東道而所自浙入閩 孝曾世講此次同來
沿途一切諸荷臂助而南北兩處鄉閭均未及期暫
羈鵬翻殊袍不安現因八閩距楚太遠且慮

閣下依閩而望弗能同往 弟亦取便強留第歸途資斧
未獲免縛復緣牙行囊羞澁不得一展致贖之
儀此衷甚歉然也

先生知我有素其將見原於格外乎異日若克量移近地

仍當以尺素相邀也惟在鄂多年諸賴

助勦一旦遠蒞甌越材銓任重深恐貽

知已羞尚乞

時惠箴言匡而不遠兼慰離索是禱歲云殊矣惟
味道之餘珍頤寢餽臨穎曷勝奉

愚弟雍遵殿頓啓
月廿七夜自山左德州
連次印

子孝五兄丈內此道念未及易函

完其和侍印

子壽先生仁兄夫人史席一月前接奉

華笈就論

蘭楫赴荆

甲帳重開彼都人士共沐

甄陶異日英才輩為宏濟艱難是皆

執事之賜也距隴三百因值三河之變籌兵

籌壽饌日不暇給致稽裁會歎然久之茲

際歲鼓曰春復荷

手畢敬惟

文旆言旋

萱幃曼福

承詩禮以傳家箕裘紹美

身 素衣而獻頌闔里咸稱刃詹

吉 霜莫聲聲藪長軒外謀領蕃宣古尾與

建白下游軍事漸可轉圜詠芝宮保

已墨徑來楚駐印黃州直去將軍自

前月數擾汝因賊眾犹多未敢深入尚
駐營宿松俟來春 滌帥過皖始可借力
大舉一爾然每迴首東南哀我鮮民轉
徙溝壑名將連城遠爾淪喪不堪若
之悲憤填膺雖烹狗於車言而參之
肉其足食乎幸一頑匪如恒堪慰
知己在兄少年英雄必為偉器可教
可愛 兒子忠社愚弱性成不識書味借

助他山或可稍冀寸進耳馮張二員察
其人尚知自愛既承

諄屬當試用之 子章五先及去先均歸

里度歲爰泐數行以款

風采不盡乞微言修此佈賀

年禧并誌

首安不在花 愚弟羅道殿拜 啓 嘉平十

六日

小兒忠廷侍叩

伯母大人前乞 祝名賀喜

子壽先生仁兄大人閱下不覿

斗山時勞寤寐隔湘雲之漠以心
卧龍望漢水之盈以難逢尺鯉頃披

朵翰弥切歎懷敬維

杖履多佳

著述愈富馳系莫名浣誦

大作輓章錦粲珠零無不入妙已交舍

姪敬懸靈幃以為

光寵弟僑席省垣養疴就醫兩更寒
暑大家兄以無疾而薨寶出意表回
憶弟兄岵嶽戎馬險阻備嘗鐘阜
分襟瞬及七載方期志事粗酬之
後角巾歸第白首怡一乃天不何年
倏成永訣兼以湘中江左天各一方屬

續承衾缺為躬侍每一念及不知涕
泗之橫集也靈輶以五月廿日抵長沙
入城治喪無旬而畢六月十四日權厝
南門外之金盆嶺惟是所卜葬域佳
者難得弟與地師王衡湘尋覓久無
所獲倘託
福茂俾得速購牛眠明春改葬俾

當斯為至幸舍妯輩幸母率眷且
住省城俟編集車疏刊刻成帙即
仍旋僻鄉安居故土因

閱下夙占先允為道義文字之交

閱愛倍逾尋常謹縷述近狀上慰
左右肅泐奉復叩鳴謝悃教叩

道安統希

朗鑒不宣

愚弟期曾國荃叩

壬申
八月
廿四日

子壽先生大人閣下得

教回環神讀目送寄由庵閱看裁答稍稽敬惟

忠甚畫宵如階度無事如壯戾指類羌情又如馬

忠成聚米言形勢虜在目中也接濟石斷水陸

皆通此賊永無破滅之日也冬即擬水師分扼處

厚廣難之如阻于火多矣未備徒阻于江也乃使天也

人也石山千古事善善所恨今後死生疑心多他事

國多難才不至為也也唐為我林人強留也唐
義誠高念中人矣力等仙精正所以徒終
自生之耳江西僅一城按連州臨為存初三日之派軍千人
援之連日陸客多資其志憤其狀甚苦信自東南
各出銳師一巨即左李高殺于前為陳于後與
或方將以進此間是弱國也其人耳
進言矣 為善者不為力 為善者不為力 惜其大局何事

壯之才何可得哉如木多美老江澤一死人耳

美之出師使下而方山其勢以喜居金生虛名

一人賊終不困昔年我江之我割服皆菜色三

日卒未完危勢守困我如我理難通要之

事到万難兵有努力轉我者多之成功則天也乞

先生劉切傳示官律大宏慈願力濟出軍戰事

力與也庵都轉任之不疑再乞

先生生鎮新性以正氣 主持一府事 官庶民
軍五年 若大乾坤 而以不才之身 受肩兵戎之大事
而鄧中之直 揚風氣 以地信然 為如燕雀之在
幕也 石室少 志于 林下 以之 可痛 聖矣 救此大厄 謹
厚材 幸

先生 提唱 而之 持之 忽之 不能 容述 叩 頌

道安 為林芝美 年 幸 初 言

王孝月 胡春 居 遠 處 美 才 也 何 幸 四 均 生 致 意

大德
子孫
仁兄大人閣下奉

壽林
書知前件已到三年待民于鄂秋尚福

二月餘之力乃能刪減此章初念刪減此難

而主志在於代為難主多濟于

國多難此所以痛切陳書欲得正人君子之助

也松滋三道向以車色不利而甘心使貧戶受

至十千八千十姓子多不他鄉官不長陳德業仲山

甫星也傳籙書房而長陸禦天下州郡人收
借主也三道五女林主人常不陟舟臨前事
去於以身平先

子亦初擬四節設櫃此誠極善書吏以免
于恐唱不足計也至使代皆赴櫃正主上策
特以望城破哭之代安得自行赴櫃於此
其名得平是流必乞

訪察密示聞

此為切務幸勿姑息

名姓將痛加重典以厲

其餘游者虛設公務求事亦惟下札則似有可

刻下直吏不知全耳自于正紳之克有將考成事

于紳士之志長下札則跡似鄉費而州而吏之

冒身身事如此所以循成法而愛士類也即如

些利江陵之事征不如法或且私蝕林業實即需

幸初之彼因無詞也法查之法須于保甲

冊中註以某戶之傳信乃有冊籍之稽考也
名之匪仙乃到訪山前住荊州步物正人行
其不欺一切也詳告之此語

勛安

為林翠芳子白

十日

原任奉徽

子壽先生所擬銅鼓事隸三省必不為
及

形如我事未平心念博奕本深或不堪命了遂
致我德止難逃所謂一國也而多形地無三百年視
事以知多病而多妙速而接手二方生快恨之不服
事各恨甚請之未尤不克官仲遠司者力
更加核減昔已宜非矣古房法單上舞子紙其子紙并
奉正行
查閱惟是出事既與吏胥力難救救刀性

暇誘之更張之矣及力為在此向賜為物士
 方夫正氣挽回或存少濟此夕乞利也都
 穴性工已專委莊道監利江陵早暮土黃坡
 于仲遠所誠之後再為則誠非有所私惠也
 此函專委新性傳之至望專人速送
 子壽符先生 既
 連航先生

湖南之事今最堪境人士之痛故
 弗意以出之幸救世先生
 世施也

勢主故公閱仍乞

毛翰林 如佛之也 那不亦委任弟持口人亦有堪以在命

擇公石松枝四回正士函交一并各速速办

奉頌

外安所是幸身已 弟胡林望美于幸奉頌

十月十日

子壽仁兄大人閣下兩辱

惠書深邀

獎注塵勞冗蛄蘇荅久稽以惟

起爰疎恒

行道有福並承

文光益耀延譽大隆

纂蔡志彞陵如椽獨運省似之書一正

歲山之業稱雄

秦斗遙居其名傾衆
嵩峯山曜野逸
謬領封疆任重才輕
與時俱揚南中土
風懷悍棄禮如遺
吏治之難誠符
尊論履事三歲
於歆振其疲
翫導其
秀良俾士習
漸礪于公忠
凌暴不行于
鄉里而積
重難返
虛於凌存
近負斯民

遠慙

知己此間軍務其西境高羅所屬鄉園至
為勤奮逋惡就戮各城既收稍可休復
其東境毗連閩粵漳郡踞寇時出伺我
憲潮李方伯福泰現督大軍駐之諒能自
固閩軍昨有上海應調援師駛入廈門
聲勢較盛漳匪力窮必將棄疾鄰斷

隕已籌派一軍迅即東行迎頭堵勦以
期搃吮拊背無令披昌而苦廣民財耗氣
浮澄清有待勉焉而已饒柳夫昭府飭
赴新寧本任已閱數月尚以合浦交代羈
滯廬州至今未及一見
處分所被必為良材令親梅君浦累勲
深悉其寃其人寔安之拘謹一時人言屏

為無根談刺以傾陷之身倍是非曲直早
失其平每可置辨物縣交代輟轄多端極
力為之清理而固非時日所能了結已屢告
所司早為之所無使流離以副

雅產手覆敬頌

以者安并敬

侍祺康豫永菱

期頤諸惟
心照不宣

愚弟郭嵩燾頓首

乙丑四月二十五日

子壽公言先大人開下月有長安進格以具及所務福梅
君事亦南為事

中河校注

意存以時安書至感出引以共志以會修集係安缺人
員且署任勞君久求卸事同當道已得令赴任矣彼中
為新當可借重經理也梅君以福於儒者極為可親惟現
在之務補其稍多助以未易出色耳即遠之將月年前從
江右表於一蓋於福當可也惟亦交勸駕少俾勿作仍赴

字門其之文章慷慨多雄騁墨終而寤甚矣周君時携携
高嘉訪其方久不值後携之入鄉以再事而之久之行因寄
存身多適抑齋見之亟欲抄報遂括之以行

高之文必為有副本也聞蘄州之賊借之以困黃梅竊謂宜撤
黃梅之師使赴上游轉戰而下庶上可以保武漢而下可以安

受教之言生焉久此如持其一柄在中所以別是非去矣江右事務
尚且未轉接吉安又聞有六月十七日之桂滌州三疏請經
未可曾身行述表江流士涉數支城田多遭淹浸旱田晚

福亦善為道置人事天時澄氣概慨家足掛於杪秋北上

必希仕途六里化朝市之隱年知念附

閱幸省近忙甚計常自冬連

左名時榜表便表此市後即計

送為事

潭補多甲一東望雲長

子壽考之及夫人閣下首書一緘文為已周晴攜書多項
詢悉周君為素超程適將江建題之遺稿刷就特奉
上指部一以周君送

等之意屬所極生遺訪亦係仲也其文索得部
周君之夫人固如之名務生其遺訪徑奉文恭刊
刻並屬携數部一奉

教周君先素頗窘如能

垂青嚮拂一則或賜多似于連日探聞江西事

轉漸有轉核雲城逢暖均徑克後而忠烈之節也
舟親家後在由城方戰陣日既長一孤山又正也母
養之其意蓋親測也 馮唐翁想常常明十
年不見此人心甚念之乞為代達春之周君即刻用
行母、朝布、統帝

乙酉二月 出書 方

是乃作款一理山四律 嘗言信使替換之圖於志佩

之可也 姑名也 遂先攻西 可也 乙 北 峯 塔 軍
以二 峯 之 眾 數 月 未 中 一 戰 沙 口 水 營 尚 沒 南 岸 派
侍 勇 功 後 寺 前 分 人 村 一 一 數 宅 江 者 亦 在 廣 螺
自 曾 對 吳 普 與 共 持 瑞 長 卷 法 指 通 戶 梓 漢
情 之 未 詳 敗 時 以 什 之 道 祐 云 西 極 及 普 修 戈
陽 一 帶 河 口 投 死 至 為 三 事 可 軍 物 亦 宗 以 之 被 賊 劫
破 毀 中 有 劫 未 下 甲 為 甚 生 之 能 壯 性 增 數 以 野 中
也 亦 相 得 中 一 身 亦 亦 冠 盜 之 亦 亦 步 壯 德 也 弱

以修文補以鄉試之平亦不可得如慈以昭考之善為者
四海博盡之也如故衣以蘇蘇中可早至以同友
紳一善者自其國保漸強勉之操持三精庶力
竭平一自願孫無所通曉法以禮闈果梓多致
善慈担之為自了之計自自者公道五年終於中
身禱而被為方累可收也家之以八月十日自歸帥
管中告均如三百刻之家志往道者為未暇面問其容
報二善者於矣性善項由也少幸相過以行可權

坡軍門以秋後改定每交奉上一本又四卷多小學
餘語四本均乞

後收一冊多所並書願為取換改奉付刊，成再奉

寄兒中書法中刊

道書傳不一

思心不

九月六日

幸高道此程苦度而後之

子嘉先生仁无大人阁下林生履忱来示
手书喜天直有子今掌书记籍笥
阅历真他贻有后是慰
故人也西亭子自雲武数定法成行
海著春去空月州即移松曲舞五
十符我新馘正多遂克大峡以峡空

漢百餘年匪曾府城陸甘祿遂首後傾
心未極見傷斬渠惡宥有其好如所
圖遂合與之得結十百年之好此固
漢唐以存法有之幸也東州曰唐城城旦既者多幸處能自涉中
患敗泄後八載不愈上年相那管次
印不能騎馬劫履需而杖膏青脚支離

酸疼之毒結極為所以不印一乞身去受
國厚恩而事未了又這多就結之際若一放
自便此可慮縱嗣事其才力十倍於我
一時無從著色如何之佳日幾幾連
掩匪不切西北用兵以荒亂後軍食

轉般此勞苦限阻多物之積大已千之
六百多未源潤而生款多程食性高
彫耗世故即此一席已非生事可了故
力疾肩任不忍替歇耳言幸園內
真素而傳而表病日進自當指實入
告速見替人天求未未好保我十倍肯靈

心淘訪身事以洲教望望此洲幾廿年
六不枉也林生言

學說道不甚佳勉為懷念

老兄身途七十幸

善自珍攝以慰故人佳珍不多剛已

詩書 表裏致銀二寸兩聊供不時之

需云

物魔之近如華山碑上蓋差誤及大瓦

孝成保三忠廟碑并呈

愚政有便乞時惠一言以慰我大均明

年春夏為志故多隘耳此以

錄七

土守是為期左宗來為

別名息深未豫言西行

邁園老子哀怨通人僕亦頓然

老夫年天女更惡緣未盡自

粵東解甲還閩後半載後

奉西征之

命見駐軍漢皋以需後軍之至計為
小有勾留歲暮懷人孤懷百結
望即日刺舟去身一叙濶襟
領

筆略想

先生其許我也延頸江干日數客
舟以俟會面不遠不復煩陳縷縷
之懷書以知悉臘月廿日愚弟左

宗棠拜上

子壽先生仁兄閣下

子壽仁先大人閣下
下下娘舟次奉寄一緘乞
文後身漢身一叙闊情並看

老慈月似心除抵鄂廿八日入駐後湖橋口夢

營延頸江十日盼

客棹之至迄不見到
我夢云何西初月小宗遊

列古林

惠寄爾後兩緘所論西陲方畧百部委不謬
而今有業經入

告者有見已施行者不勝欽服自古用兵塞上營

田之裕車儲車營以邊突騎方畧取勝氣極五

施之理壯侯初不見信於漢韓范終不見

用於宋是以千載百年富強之區化為榛莽也

承彫奔既盡之後慨然思所以挽之非倚任之專
積漸之久月以茲此 中年五十又六去日已多揣
朝廷所以用之者不過責一時之效也身以不名多得
之歲月而求難以驟致之事功其有濟乎惟
日致之以啓其緒博求俊傑以安其成此則區區
愚忱所不敢自輝也

老元儻亦以為然耶
稔逆披猖志在吞膺
僧邱股後未受大創
鄂秦均作敗局
力此喜惟
携部率三千步隊
外並與駱兵
兩擬以制賊
身均未就緒
未敢倉卒即我

簡書有嚴
無以追責
蓋不待至
金城而始
三疏要君
矣謝伯秦
人而實楚
產上牙
曾疏請入
幕聞

十月丙巳入秦抵陝後嘗子就見霞仙已奉

旨罷斥中疏請仍任秦事予未知能進

俞允否鄆太愚處實用但工作壯侈霞仙係擢知府

或在秦軍中稍樹聲績亦未可知俟入秦後察

之所以言者美正午弟弟

速臨一叙幸勿就吝此及

大弟

甲午十九日弟弟在宗榮

為善之說未奉

後示今表又以一善奉送甫以發進忠

枉

忠誠所言西事逐一不占所表符令年從

陸秦施新女什居六七自說所見略同急盼

文從來營進一商權座中無難還之實

石婦耳厚也此迂

實於不盡盼待之至
吳中左宗棠書

十九日巳刻

不喜老瓦夫人圖下今歲忽感壯征買身造此意
老克或在百祥樓或在荆南書院及晤面詳為悵
然盡于善言似則

老克今茲辭荆南舊席主講並為滿擬圖一良觀以
慰七年潤燥而老不少得也想

須髮白矣猶勤著述否耶一為今近五十體稍肥而精
神大減歟年心手計

先時有所聞此次壯行蓋已四度距成成都門之遊已

廿三年夫冒于出之故为速返之行 良非得已而不可也
也至御身者多速之三年均取为可久也非所知 游冰
在冰之林石如十之之捷似固狗防寒夫 希卷好日向
可到邦中必速其入军 曾早复 雁渡为均言 写浙美甚
难措手 涉登两身又出之为世局 日报官老 谁玩

结部上约 解军在 常为

其甘其苦 而茅卷耳 善其为 亦即防

大岁不 一 老弟宗 未 月 二月三日 丹 年

子壽之仁足矣聞下前得

自書以嘉嘉慶年官

將謂甚至愧不敢當粵寇披

猖十七載自古流寇之禍黃巢

以後此為第一按閩之張李為不

如此之烈也揆其釀亂之由披猖
之故為人亦不覺矣法太燭而者
以致之人亦不覺矣由亦文法之燭耳
其中身爲文法束縛不知盡其
長其不亦藉文法自便至以遷

其短亦自來髮以承印閩河長
者矣咸令年間首預兵事慨
然思所以拯之幸府主張躬唯言
是能得稍見施行因治之初建
節

水閣學舍境還之

朝廷猶初志也中間於胡文忠
曾侯相亦有所獻替大約於用人
一事尤疑之為國於天地必有與
立以人而昌以人而亡至聖賢亦以
此惟人各有知有不冠冕者志道

合而議通亦不必一彼一此合已從合
夫因村器使兩女貴焉今髮匠
之局雖多而捨回甚熾息其人且
癩同其音不可謂無事所謂軒
國之中幾人家家皆有念茲心悔

也富拉洋其之僧類已為所誘
飭所司察看於中守令多住於
中丞方伯均知得人為急必不屈
良下惟趨羣軼備之選完不
多觀以

閣下夙負人備之鑒嘗拔其尤
者時亦以見示乃厭鄙恢耳
手此奉金惟
道廢多香為慰為以

八月十四日吳希左宗弟來

壽翁仁兄大人閣下
蓮翁來由談次敬

知近狀平善惟

老態漸增不復如昔時
滄江晚歲輝

火連年力亦衰
白齒搖且况

老乞也幸

善自愛
法賊平
卒踏踏鄰
青嶂之約
耳黃梅
廣濶頻得如仗
詠老力托

黃州近信督兵外出李迪元之弟希唐
太守自瑞率勁卒千七百未黃咏軍甚壯
北岸定之曲盡石逆似有磨化乃搗之
嘉慶金陵官軍已克句容大局為危惟
江西事勢愈難瑞城在昨十二夜克
後而時衡刺史走以中殿殞命功成身

後少者痛惜此君忠勇性生其法軍

嚴整有法一時無其匹也

所言鄔石友果是美才已致之吳翔
岡許矣矣哉卽諱布衣年少卽諱
中丞令其練勇千二百人為一軍將未
必得其力天下紛紛日處英傑翩翩未

止以終

唐室之憂而拯生民之厄乎
援江援豎援
粵之軍類有吉祿然軍食日乏其
日以支是為兩難擇將尤不易
能擇將
則物之易為者夫多與中
若者不可不宗宗者有也

壽翁老足友人閣下教

子書久不及後常亮然也石道大創以
子胡後聞楊廷為壽翁所屠五噓之端開
矣惜武進中為江西大局虞燭多能盡此機
會一与掃除且章門錄竭兵疲八郡無一瓦
後尤為子慮吾鄉四面受敵環兵列成
烽火相望心力已竭吾路方艱未卜作日了

局惟索直幹士不計其也耳

素書屬有卷詞非所敢承天下事且以

天下之心為之不敢自為前卻所幸

中丞方伯以下不疑其有他得以初有出為舒

也 仁先自江西歸 意誠嘗得會修諸

為如故

老兄近在荆南得佳士否天直秀才死後

必已為作佳傳以不錄以見亦多每思立
甫輒泣然也教年以未知交之赴虐骸
者三十餘人徂返書牘以一巨篋存之
其中皆議論兵事之作它日當稍為
排次以存其人五甫諸信惜存金匱蓮
馬鞍山教城也墨瀋福鮮人已千古可
勝痛哭近日吾鄉有一華士輒為死事

巨公作文字多失實際異日國史或
採摭及之日以傳信與此手續庶可為
證且一考札均多亦采省必當由
一意晚歲滄江心迹自况惟
變懷自慰為幸

九月三十日晁希宗來札

子壽允先大人閣下新堤委弁持

尊檄至具志一切新州曹河之濱則咏
公早已困知矣咏公克武昌後即麾諸軍

赴潯易兩岸武漢蕪黃乃無一兵上幸之

聞及今正第已數陳其不可而局勢既如

彼咏公亦無自善之策則姑集孤注之統俾

已耳其實潯易雖長江要旅完實非江鄂內

虜江西七郡未復安徽郡縣多淪於賊官軍
水陸馬步均注於淠肩背單寒處皆
有
瑕可誣較之五年春開局勢尤不相同乎蘄州
既作敗局黃梅小池之師自應星馳由羅田回
援在彼孤寡下游餉道阻兵力又單不如早為
之所在此銳氣新挫軍心不固又不緩賊之後以
相牽制則庶甯併力一向以重上流之勢也已飛

致咏公速為區處矣王璞山荆吉安援賊直抵
甯都白月之間六獲大捷斃賊近二萬別
峙衡頓兵瑞州城下尚稽克復而永公均調之此
閒得薪事之詳亦即飛札調璞山援邠但慮道
里備阻溽暑迭征未敢速達而前得璞山書
言轉戰數百里軍士之患瘧痢者已數百人此
車合計三千除傷病者不滿二千之數必須以勁勇

補之始可獨當一面吾鄉援江之師一萬六千援粵
西之師三千援黔之師亦三千餘每月餉銀十數萬
計捐輸早竭身恃釐金而黔粵道梗商旅不通
兩望^者岳州安鄉兩局耳鄂之官吏既設新關以籠
湘之木稅復藉官運以奪湘之鹽釐日夕思為困
湘之業久矣吾齒也忤於脣脣偏忌乎齒謂之何
其今璞山一軍之餉固鼓矣岳州兩軍之食亦匱矣

但促其東來而不計其能來與否亦不計其未之能
速與否此亦豈可如何者也

未書謂曾公倘能率精兵數千數日內便沂江直下赴
援黃州楚事猶有轉機此固計之上也但曾公前請
終未

優旨不許昨初六日聞有復請終未之說奏未知

聖意云何且曾公戴星而歸既謝兵事部曲之舊者盡留
江西未嘗有素具之卒也即有素具之卒數千一呼

即集願安得哨長百長營官幫辦將領之色俱
備乎甲仗稜糧從何取辦乎

閣下殆亦未之思耳 曾公以經制故予弟議論不合不通
音向者兩月餘矣其於否非弟所知但以情勢揣之而
知其必不能也以愚凡料之黃州地勢完固潰卒新
輯要必可守且夏秋之間江湖賊漲非步戰之利我之
師船足以制賊有餘野戰則馬隊為賊所畏必不

敢逞略咏公中智而兼膽量又性和諧將士而善用之

時五年春同所處也

今抵黃州賊必不敢有所侵軼旬月之後湘軍必有

必始大舉而後未始可得而稍待也

大舉東下者於是潰卒之氣漸壯教捷之後決可

復還蓋窺鄂中諸君於倉卒聞敗之時舉止

失措驚禽惡豕本無足異亦由其審量不精

故耳願與二三明者言之鄂之與湘無吟域可分

湘之長吏又以不公吟域著稱者機執有如在必

赴湘中野不稍愛其力想

執事必能信之矣、即後不宣

柳莊居士頓首

寅五

函身信問得

呼公書

初十日天刻黃州書也
言黃

州西守秋喜解人也又及

子壽先生大人閣下春間會錫靖王生趨謁

尊所歸以稽志

道履安勝無任忻然即蒙

覆域備道人事一切向索而語之盡

惠答六章及增刻別錄諸新稿採持滿手讀

之彌日不勝已不禁歎息而稱曰感哉先生之志其

過杜陵乎痛哉 先生之文其類遺山乎 先生前
日三朝官位所處與杜陵遺山大畧同也其才力又
同也而今日事勢雖不一以遺山之時而已甚不及
乎杜陵之時也然則 先生之志之盛過於杜陵
而文之痛類於遺山不亦宜乎以今之世豈可以無
杜陵遺山之詩然非 先生莫之為也頃者天下之

故視今春以前忽又大變矣以順治康熙兩朝
初年之局而見於今之時天其有意乎無意乎
不知先生之憂益如何而詩又如何也道山詩有
云日月盡隨天北轉古今誰見海西流忠玉之言
亦極其所^志而已先生之於詩學既深且博非淺
人所能盡窺大抵以為富於才而神於法玉於氣

勢盈溢橫行直出不可抑遏以成其一家之言則其志之爲也所謂詩之幸在言志者此也故樹畧必喜學者詩經亂以來凡有所述不過身家所遭遇之况与耳目所接而甚不能悉者其他蓋志之及所以於者以其身為窮老之儒於世本無所預不形為情實不志之言竊以為此亦鄙人之志所存者近歲稍於習於經生之說詩文日以益疎或終歲才一二

作昨有九日湖中一詩聊報呈以見大意先生以
謂其言可茲與吾耶卒伏處鄉村不能教入城
市聞尚世故知識人物今南省中丞毛公以吾楚
軍忠義死戰之蹟十年以來未有哀集現於會城設
局而以書請及敏樹令与郭筠軒羅研生兩君共看
條此^具事乃吾輩稍解文字者所宜為不可以辭而他

時當為 國史所采據殊非容易 先生詩既當一
時 史所著於傳誌之文或他筆錄必尚多有些
垂寄付並懇

示以爲書體例所宜實爲厚幸 蜀中寇事閉近
日較前頗好恐未能竟靜往曾見軍報中有帶
兵官唐姓者追賊甚力竊去其爲鄂生果然乃是
也此君氣力過人容狀亦剛 先生期以韋城武不難

丞文采當更加耳。敝縣杜君仲丹年家子也。縣中
後輩無与比者。恐累貧病奈何。王生傳均蒙以貴族孫
推郵之。愛為之寬地。而彼又不適值重蒙。改託乃得
就事。敏樹實預有感。儼焉茲託。今附此為先生此
冬有暇。竟能一作長沙之遊。得与晨夕之教。尤至願
也。草率不莊。即頌。

大安不一

愚小弟吳敏樹書

十月朔日

子壽先生大人閣下戊辰秋杪停舟晚歛之後
遂復望陽水雲中聞

先生桐杖居廬之戚吊唁罔然近又傳有

西河之痛誰知

高齡奇健竊慮憂怙傷人惟

雅懷超曠定異恆情頃從李補堂方伯所得
知北省初開通志一局當事敦請

主持文章著作正可為揮遣之藉想

道躬安勝為帝 玉堂玉禧南湘志事已辦理數年
其間竟無肯獨任之人而名州縣增修之書月有催
促至今交到無幾且為善化地附會垣近日方有興
事況在偏遠何時得以集成至局中校讐多人
率多袖手糜食此由起手過亟之故北省事體
條理從容當不至此而又得
先生任搃其成他日

巨編鴻美定非南中所及欽樹東遊歸後抱病連

年久却因得本年以刊刻邑乘就工省下在事法
公強復牽入且令續輯者舊詩編現在刻鈔卷續
積書盈箱閱候之下大甚迷悶

先生當何以教之長沙余平舉秀才故是堂親
察之孫早歲喜學家故多書修畫披其帙悉知
其撰著本末與人言盡之不休又時取其間簡便益
人而世少傳本末以活字印行之日常有事於書
家益寬處俯仰無資前曾預此間修校以不令去

益困抑無聊他事又非所習莫為藉手

先生宏獎人倫海內夙慕余君尤願得執鞭故
敢以介之

門下計當有以厚之拙著詩文前年已妄付刊
氏遲未呈

教此際未携行篋暫將史評及小詞二種附申
莞覽敬候

尊安不一

愚小弟吳敏樹頓首

十月
初十日

子壽仁兄大人閣下久別無任思念
芝房

侍講玉藉志

道履佳壘撰述彌富為慰為頌

大著可當詩史日下能詩者讀之無

不歎異自來詩歌與時盛衰竊
謂天下事勢以文字卜之似有符

機不獨

老輩典型即一二後生晚出豈時紀可

之英、無衰颯氣、今江南垂克瓜

鏗大捷此言殆驗邪 拙刻付呈中

有荆南別後車、願之作藉此求

正氣壯如常、是是述惟

為道珍重即頌 新祉亨亨 弟朱倚

庚午十一日

子壽仁兄友人問下自壬秋兩通訊後遂闕音問至今不
聞鯉浪如此稽天而

君里尤為逋逃測數

子春房不志轉徙何地

堂上高無甚震驚否 林君天直以衝鋒陷陣而殞
向以不勝痛疾似伯仁若由我而死但豹死留皮亦復
何憾 才翁奮然出山竟踐妖夢 弟為進參以文
又學之致幸鄂生詢其自事均未得報向鄂生有數

信的否附上近討一本弟方歲德不賊之類末志具於斯而
不費迷罔武傑亦來竟言一賊迹為鬼為賊甚不
測為聖以所得賊信

示我也年來

自平此為仍意否亦此布朕伏惟

采回不宣

魚弟楊彝珍
乙卯十月
十五日

子來先生人聞下鄩友友石到嘗被誦
惠書之復之以海内存知己為幸承

策勵諄至益自奮興惟恨合肥之川未能依性
名教而中止耳是時以政軍缺餉久無于外非有
自主必須會商中庶使得總挽全綱力清皖北
詎福公去志已決而鄙人又昧于時勢勉作替人
今日代之變過困幸且足辯而由此名日益重濟生

日意輕尚堪任天下事於況餉需之播前以
聖訓煌煌尚且置之不理今各省惟閉籬之私
帥存自奉之見豈敢為五羣計哉裁去勇丁
四千五百名遺費留勇上六千原名為少若與
校院
法軍今在唐城尚不易去功而重又有李迪帥
三月之軍迪帥下後傳聞異辭日夜進物事
天意何如倘此公有失則南天砥柱誰倚地維
柱石

去年夏月自念及

國厚恩分應拍塵圖坎塵垣之倫福或取四利自回
朝廷詎曲何敢悻之自憤者無盡而後之而也
思況於師翁公明怒寬平主持公道甚所以慰藉
而地願之去至厚至周尤何敢以難退避而叛軍
一放帝西攻數百里衝要之區始上言少策可兵不能保
今且能行困備望聊快亦名步所止友石才大誠

超氣力雄毅實有方息道人多非傲遊二希向此比
一西傾心如蒼蠶相後集相相急於脫穎以試其材此方
困於僕轅莫伸其志故又不能遽用其長友石
名者爲之小能用其所長也替收辭去厚則以
徐之姑待挽留之而友石之侯氣熱腸有投閒置
散倦衣終日不出而名不甘身拊髀英雄洵非蕩蕩
馳在有所可擬也厚既自傷乾首不能用生而長

又不便以強其志因暫聽之歸然其志未定僕自
高賢白馬來賓允稱佳士存羞心藏心爲之永矣
弗復遇合之期當至轉移之念想

先生亦諒我兩人之心名不以爲慢賢爲罷以友不
輕生爲耻也自友及到是日以後所陳如事皆能
切指至厚之獎而條畫亦合權宜從之輒敢寫
以爲數年心事之出此來達以道之良友可爲入幕

三賓決疑畫業將行是乎較而友不目觀此軍
之疲敝非可僅以空言持受也願以數百人自教為
將將之倡其氣甚堅其志甚壯而吾為按時自計
物精多身不覺先饒于中 湘南募勇勇之行也
定中止友存又宿計者有可呼助之虞撤先性以
集未伍而未不煩遷為供頓果亦則生力之
兵及將以誠自足為儒將揚眉道材吐氣但且

在人身不可必已而約之俟有成算而募勞勸教者
素共圖江北事也至存擬就此間播勇百人至其
教德日以奉命肥壽素固侯之鄉兵助官之勸
賊友名重百人不足自成一隊抽撥之勇而就地召募
皆必不力鄉名能守未及能戮力辭此任厚思之念謀
不可恃用未敢以相強也友石去約以復壽此與
志同道合相喻於無言相忘以形迹諒不我欺也而

之風夜懷歎以不獲事

先生為恨目前所處之境至危至急又有派
先生某可轉移者於友及之去而浼其代陳悃篤

以勸

先生之行蓋實有所不得已而某亦明言之隱也
生世之年矣以仕廢學於道無聞凡講身位名教
上之送在之負慚斃天性稍之進正而於心雜氣

傲慢之習終莫由自改特一生所恃自信者不教者
利己之心不教有負人之事是非邪正以公論名以息
然此則兢以自矢夙夜考然遇事多踈畧而与人
人多齟齬法則涉世寡閱歷少成質其素性之過也
身入晚以素姑悚然惕念責任重大非可以矜心稚氣
勉强行之者必得當世賢明直諒譽望交孚若
傾心奉教以匡救其失其謀慮弗及之原咸得就

曰通人對閩緒論庶幾讀見日括不致遂非恬適白
首之年耳而適數交游之喜如

先生之善氣瀾衷沖和而篤實左而昭行不踰
方言不失正仕多急進貞不遠人者先生有之少詢址
為君之師範矣軍事禮求粹其其次也故誦曰
先生而師之軍容之振時勢可回蓋嘗於板言中見
先生遠識宏謨非特空言不可見社稷事也王公

於詩集中見

先生之愛君憂國也而憫人也其於策議軍見
先生之規畫井田胸有十萬甲兵也至於言論事采
人交際不為後進則傲之謬則又信服
先生溫良恭儉今世之真君子也是以白王、勸駕、
塵而及為忠及聞
太夫人春秋高矣其絕裾之節其砥礪傳聞之念其

考與之能爲徒以五爲之故斯以相強爭於強弱今
國事日棘吾存又被譴在疚倘

先生不出而國言君則多事之累益深而大局益壞
至存何人敢謂有回大局却特以躬膺戎寄負累以
至悔心益篤誠恨不聞至道幸以收效甚速榆仍追隨
惟去之間用其精昧加之切磋生所謂痼疾弗除其
咸與刷治而落盤犀犀材咸憑月旦筆勢牽量沙

克克飽饋其為益大而且多。若學則一切政事兼而
聽之身親戰陣擐櫓鼓以振士心校行列以教軍政
者不能盡清江以北者乎此其居之之忱非偽慕亦為
賢之名而將有造寸貌斯之實臣為心昭亦亦
言堂夫士有相知千里而莫送于心者有相愛如一室
而面交弗一房共誦而可以一言之契以遇合之必
去友石吾友也至此而後言矣

先生吾師也。且而惠然肯來乎。然竊謂事無成。局道在。則終身事不可。吾夫子之時中。也。何令友石以不合而乞。獨行其志。亦所敢強而

先生以鑒其誨。惻然共困窮。尚肯起東山之駕。濟南園之報。沈友石之否也。也。且羣之不能。用其長。亦自知不能。遂用其長。非忘不能。用也。時為之也。是以既言矣。而復有忘。勇後素之約。且友石之推服。

先生而知其有也切於外人可例也友石則謂

先生如來則立存之書亦大有為而友石亦必得矣

其用是以願以請

先生之才為己任至厚亦知

先生之悲夫而憫人也名以立存之既已被放之無可為

而遂忘情於康濟也是以以代志濟惻勸

先生之駕重友石也蓋存安立之事聞先生已識又下石

去過論其失而弗諒其心甚且掩其孤軍血戰而
加以逆道之名此所謂欺加之器也豈非解在天下之人
以耳為自動緣成敗以論英雄豈復有所袒庇於其
間外古者觀進臣以主所為主

先生於有牧衆務之時獨有濟困扶危之意似
大賢以自重已於有先民之需出處之際上至
之術呼助去人君自念公年一友行世未靡費物

常所著并為能曰甘苦十年澤陽弟能人每月
未及弟好之始今為晚境更苦日只自可幸曰
一殺賊出力而公必見信于人私必見助于友未出完
以自事致未阻抑生而語欺輾怕硬者聊
先生傳可也部了過陳之南道一每月為之推餉
弟生合之川餉弟生共得二萬餘即以此奉表
六年之察核轉防堵大為均有裨益一言在現取矣

明公友不至以之時不免為拘囚者所疑有馬謖大言
之謂然之震其退矣君不敢以為定評也其切未及
之言已極甚而為代達不及為頌與此敬頌
道安公之教中幸甚幸甚

子翁先生大人湖下李為田堂接奉

以示既威

覆我之詩以見

孝行之篤細詢李化音生

太夫人以志行有威容中數年來未能將母

今春得於省寓甚歡廿餘日惟別揮送景顏憶
憶日如里之如送刺肝腸取不仰轉

至誠強切勸學且委

後考樂許躬之出非托以見棄迴環三以承禁歎
歎難已惟且

其所以切物生莫躬示得不權詞以以入
告已待道

旨教迫且母老多疾及已病未愈難以即事第
理情形殊在相考

聖人望久但如賢不諱矣

閣下之第無此請責之乎如每能踈隨之今當此

而之實實覺日夜深懼以債事而守

周不義不忠迫不得履以圖嘉多功利夸
詐之心而所乘寬裕已極則藉詞求過於心未安
日呼報於人而莫之應乃行乞於姻婭之家徒遭
白眼是以債以債事而守

國也惟是

高材飾議之君子大夫一區所不也(兵)何以名何以
是信何以名何以信何以名何以信何以名何以信

为先生呼吸在气律而我安全则在持著亦语先
为安全以... 蜂尾则所向如去意事害以举全军
以耻

招麾得该故有法日年以借雪国境大者持精熟可以

先生设计有于幕中策事跃马横戈与法勇士
致力於阵前所语世言孔子不富在弟子之列也
先生之是师而谁师也舍以

太夫人之高策不便志也思也固自是

孝且不隱之宜也乎今日之事

君事也天下之事也舉以自任者尤夸也分所當為

天下觀人於微固也君之為人則更求

綜其身世而計之諒其多功利之心而雖忍於退為

全身之名之計如可婉言以矣

太夫人之心即命教之上也印而焚之而舉全皖之

形勢與夫今日一切宜息之端指而為多隱

所知謀勇也至在出行處正教保之士進以相示

俾得延攬各遠近之士也抑亦更有所請者
者自以年少未學見之不若生形受命過而事終
惜修立之名之傳者

不棄其道道事切實教戒並送可振其所素及
侯得自勉則更居日夜務祀而求其為居於位
史亦能從濡服習以在軍中一日事一編而過
不致幸此事昨在京師每編柏十三經漢宋注
疏中者甚為善本惟未窺全史既覺其

卷中情態又未見有法古姓氏表及五刑志
等而或取記傳及精華之文字者有之

先生有未考者有年一吾或得全史中一徑通
生平批點且黃子本分次字亦小字伴得讀在

而不知今先史記漢書侯平書後字亦通而更求
卷中全史已遠為疑大後有神存則南有文未取也
更入換如可為置置兩卷並字亦下堂也亦可為未信

批點則新將賞識風讀之冊字賜一部
大著板了示我後腹之人開斥茅塞為幸

善者於學問一途可忘自辱而又未以師教
 先生之平教之也 先照素公德承宗
 大義慨為援筆著者連破空能生感且以新如
 皇多時即形字下以并布將銘石丁土如何安
 祓款式一：字之是西切感 者自六月十日
 收後霍山又宜待四子始日此四子始日中每身始
 三休名未三斗 七日廿四豫者到始六廿廿日
 中始初道致廿六克吉山廿九克蘇家博即會兩

改按望台高城の十里常月朔の五日該邊以舒相正
陽獲賊數系人各取我望古山因乘言不敵而追數
家坪園寺の日製賊二ヶ所而賊更於十里統出望台
望中主糧無水而亦不潰賊亦遂退今幸獲者
又解餉一系五ヶ所乃進也

各按陽古第白日之監郎及米俵軍械餘衣鉢等
各需以上各若干補發帛帛三ヶ所餘計每各何只
十日之計此十日以後則又未知日以存儲也存以一

軍當六、其為美數且為帶、豫西界之中、以此軍不圍
雖城中懸練於下、而賊可、以、指、練、走、為、練、於、上、而
賊、可、之、豫、是、為、第、一、要、而、晚、不、能、取、其、不、能、取、獨
豫、接、之、廣、得、其、因、之、而、未、可、長、恃、因、而、自、已、復、據
實、在、也、

者、據、川、而、由、荆、南、特、運、其、向、可、借、墮、課、以、得、眉
急、其、情、形、一、年、款、飾、一、未、能、通、
卷、九、五、獨、惜、其、內、望、控、不、便、指、據、外、的、雖、重、以

備音而未必能送耳是以中夜旦之時勢未定
不可為君子亦分所當參說

聖明在上之無不由傳之下情亦何悼而不為獨是
人心未平大吏多持其水火形域之見不相濟而有
以相軋雖勉強之暫終必決裂以然若當世月要
艱危時當困苦而取有所成所以自退而不謬
國家既而置之於理不身而情弗思雖極困甚而
謁尋力居尋心況多功利之心頃知仁義之極如

以道為自計則可而臣子之道則不然矣是以
聖持此心改而皇之若君循特就以從國事則道
多益進亦且教以不莫若修議當世之切也利弊以
心獻替之博善也

君如所明而臣等欺蔽若一、揭謬章奏使
皇上以能行致亂之由而教於致治之本凡
可以整頓治化勸教格擢者一、方行也蓋不更與
才一、既之我外是以自出師以來第一冊日疏料

操躬上之性因我事徑德華鏡不生以道在操

先生存性所以就道高量請

教今宜谷白駒當魚右養以蒙

俯雀其豈為推條隔時事請速正人心流端東以挽

樞契一疏不妨割切直陳寧以委宛存華以月

許因即弟想其相發以為得透

雖由不責躬行道且不能恬直名亦公為希

知過此後事如棘手亦可磨身而道亦理得心矣

之舉此原之講可必得為法

左在者性

先生知我愛我友

國以誨而者人以法為必不惜精孫畢為而為之

控刀也君之意以物不為平則有例不為是以聖

人重聖矩之是也者賊氣賊害民困未甦身貴監

于朝不平也虞妻踐於下不平也實子不告知子不實

互相容隱修以讓五季之禍而石不為珠國

之末之氣節——之士接踵而如林也。可也。即以此意

立論伏乞

才到借

太夫人怡然安適為幸

俯望宏謨以全小子之名依所稱頌

大賢以自重者外欲是欲素與融以

全身身印體

教於世也

教弟李益為初首 有友

子嘉先生以部大人執事自前歲冬抄軍次荆沙
獲還曠

韓之願抒向慕之忱仰蒙

不棄鄙愚引為忘年之契

鴻章長襟飾價倍登龍別後于澤陽軍中教養

賜書情文並摯予出

大君子愛我良厚錫嘽也更未能以尺書叩

起居生此敢忘也先慈肅公銘誌已蒙

先生久撰高文乃軍冗鮮暇又思草率為之不能得
實通因循至今未能早輯行狀幸蒙

清覽既藉器于函靈懼見擯于

賢哲遂不敢以尋常酬應之辭屢讀

聰敏以有特也原莘莘有半而中輟首畢教日之力勉

或大見志于責送

左端仰惟

先生謀志先公忠節之誠同察小子因循之咎

銘誌其要以先泉壤而垂世範於無窮則不孝世子

孫所感矣於弗後者也數年來不敢輕以乞人亦念
當代文行醇茂與先公足以相發揚其無出

先生之右臣之誠諒通

俯隆通其楚曲清平兩暢時若嘉禾透生海幢

先生道與時表

著作等身足以提倡荆湘之文雅大邦矣通生
鍾老安如結渴至存自主深再後因法軍一島
熾示以人多功近而就職將俟全部留清請

復英親以畢大事自問於出處之間當知審度示
表相告飢饉霍亂英太之間相繼後臨院事大壞密
見江北一隅隱然與全局相問以其外據金陵內蕃
敵輔長江之險與全淮之利皆在於是乎在沈王為家本
中州據據皖皖棗梓所問更有不容忽置者因
中丞福公奏調援兵慨然請以一旅自效持板之日陰
江北一隅固若夕杞玩冀得其樞亦所以見志焉方
是時都護孫公勅賊於三河尖京忠表公勅賊于夔

州至有可將僅二千五百人敢逆由英霍六步收諸州縣
而進之該軍令及於羅田而賊乞分和於境橫兵臣
嘉幸克英山之賊復留聚於諸家場其地屬蕪州而南皖
部之衝是為前於查澤克復後為上考力陳其險要宜守
設防兵不果行則請以羅田彭澤黃岡等處為要邑是後
以念練克英山保以出府而令其率勇堵擊不日自
注羅田等處之賊再據橫無助彭澤進勅其力
學為乃地邑之人而請步的於

胡極言

聖明倅察修郭皖西省以每月之案為率源上轉
濟而皖道不通鄰以兵居都封牒少許塞其求而
已五月初間又有大賊三起自霍在祀率俱滅之現且乘
勢進趨霍六以道的道兵強稔募將為精銳三屯
圍丁起而應之其數千人尚可肅清西北一路至五月
聖且擢任皖藩江北之事更無旁貸大約抵廬
接印為雲時日五月并擬六安克復後請假一月回

稽矣親披愛如罪百姓里無碍軍事為象
聖明陛下先也頃有不情之舉蓋君未先函育而
遽為推轂者因區區執鞭之慕藏書於心在三年
矣而又仰縛

蓋臣之衷諒不以此銀時送甘肥遊且君運日極
^如安有大賢人提挈忠義則彼靡多已月為世道
人心計相需甚殷故不敢待部廷勸存而先以
上聞也伏惟

先生道義集昭文章名世松柏而歲寒不凋風
雨而鸛鳴不已出其緒論足以隱括時流寧步以詠
歌謁然出乎溫厚以視杜少陵每飯思君陶宏
景山中作相方之古人又何必讓古者江淮陸沈
伏莽蟄動豈有猥以捕率之材而膺鉅鉅之位
非凶自深身鍊時形每取依附名流開拓淺
見型其仁讓宏我謀然而然斯世同調善人
先生才大而示矜學博而不伐嗜善如飲食決

疑如鳧蓋洵是凶穢柱中流挽回氣運倘以
大君有疆場之事以子無城府之衷可共馳驅以
匡不逮俾法將恆幸

指揮以文效其忠勇之誠揮庸而旌旗振色若核
而雷雨時考定能以

輟於之秘建帷帳之効倘以

鑿昔悃素謂緇衣之好出乎誠來阜之貴將其致遂
起東山之功形修北面之儀強以

陶母在堂春暉寸草之心不忍遠游異地較缺問
安視饒之儀然荆渚燕喜之日城野無歡心

太夫人慈躬康健怡然有園樂之喜但使游
必有方可以慰倚闈之望况焚勅惟愜非從事
于公之吐重以

君命諒不獲辭敬遣并紀素賚白金二萬為
太夫人壽并跪莊觀察以時存問並致

行李之需

先生志愛者恒當必查其真誠惠然命駕使行
如未及湊觀謹誌
崇安陸性

先生一俾探得

以禮示遠再當執鞭道左敬送
前麾郵程送遞驛館相屬均令掃陳以待

渺江漢實勞我心感暑性
載塗珍攝千萬不宣

愚弟李孟頫首謹上

附咨文一件

先公行述一卷

援皖檄一件

子壽先生大人史席方生身貴到

惠函於繁華糾紛之際潯徽三復如挽

清風知

大君子處我之真不以疆域限也感甚甚甚辰想
侍奉晏福

請帳礙禧定如鄙頌至幸自宜喜持板讓度且惟
江淮交壤之區久為賊窟如得攬轡澄清社運捨之
勾結未嘗死大局之一助且梓鄉伊迺亦可藉以謔矣是

以不辭險阻冒暑旰食乃美霍肅清之後餉匱兵
疲哉至快裂帛奉養又有固始被圍之禁先其所急不
能不務軍弛救章於兩旬之內斬叛弁別為義賊等以
斬其交通之術復遣勇將入城協守遂以移營進逼
至城圍而老母已憂歿之悲不待言也俄因不地矣不奉
之器月餘以解是時余賊據之賊不難直搗州城乃商
國之憂復有大迂倭圍由和穆者去一切久又不能不力
加糧食及賊抄而布而力一兵已糧的交信去計可

去矣其時縹帥方將進取六安可不竭力助之酒屬饑
軍從西東分道并進幸托

底於十言意賊撲北望之便得以鬆茂克城也至時而方
以贍貧軍糧在途時運未親與其役也已據實馳報
名如固始將圍歸功縹帥而閱北堂奏報則累去
一字遂及此固無足怪也第是日北堂失隘而軍於入
城後復分馳援勅解其坐營之圍而賊逼正陽之後追
兵僅我而堂張然此堂則屬有挫矣以被賊後據

誰曰之躬攻臨依志直撲臨淮北漢之夏方大矣高
中者何而入六島格新吳黎彰先經堂固守而中屯
以東氣西惠果魂調此唐州又不便于留六雜事而
自去至今并無餉到僅恃米糧升勺度餓卒之命今又
派勒舒城亦仍前之支使也唐州兵將坐擁年盈久已
不暇調遣為到唐後既慮被軍難制苗也我勇效尤
種：不便且跡量被玩歲同化外官兵分踞要津而
的源之跡塞州縣私征厘稅而止供之例廢焉豪猾奸

紳勅霜民業而元氣日傷以一晚而諸事人分任之
九羊十牧如之何其整頓而沈的需告產而兵子方
般智力精神日不暇給五岸自去冬素腿疾日劇也則
心宜日枯徹夜不眠於黎明守督坤冷下為罔效月念
年方日強涉至遂甘廢書然以踈拙寬德之才而當衝
大難難之任墮身誤國賠素凋凋既懼且怒之羞
毒日不狀之中夜也惟以愛國思你自撻鞠躬長
更望仁人君子有志清時者共艱難而實匡救因念

先生經濟文章歸於中外之望古學專疏上

聞殷生勸駕如敢忘情義賢之名實躬行執弟子

之禮乃以

營園宅以安玉其音聲於其時自愧自疑緇衣之

始未誠白駒之繫徒賦本以一再伸請南出處之

道似宜出而圖焉 君第念

太夫人春秋高美君我馬倥傯遊方處宜得勿重煩

老上之愛生平交友不敢強拂人情是以暫行中止

詔命在斯則未敢復告又所以體我

皇之意救於厲望者臣工之國而忘家公而忘私也今
也不能不書抒憂悃懇乞

鑒憐鼓風好而賦同仇以勵士夫之望蓋皖事棘矣

旌一晚也實居天下之中皖子空而天下之大局亦有轉移
矣前者五羣躬歷行間不敢不仰體

萬事之意未便讀求今數郡又安五羣第遣將弁
分道進勅而自中丞使密生鎮高權治譜如

先生直道肯末出其嘉猷碩畫輔贊不遠使至
用人行政理矧鍊兵為大端靜養能半舉此雖意
去其鄉亦如荆南之與盟邑竹使常通

後庭可慰昔月三年之效成并可時省視是
國事有幸而家庭之樂事依然也東擬疏陳自代
為皖民建一長城因念

先生恬然自素外可以勢位相縻而以

先生之大才重望又豈不敢待為入幕之賓是以奉為

明倫第婚事件古人高節如敢相強累徵三聘代
有其人但

先生曾任秋曹非因徵士時方多難似宜循不俟駕之
義勿庸善為辭之人若踰年不赴雖以望

皇上倚闕之望必及矣人臣委贄之宜辱步不敢蒙推
荐之義名亦不敢避慢賢之口實惟

先生其審度之焉步於三晝夜詳讀

樞言事之是緬知著洞瞻先教措正施行正在今日也

不欲以空談幹濟也。貴謹再。每行貫仍遺李化代
躬叩。迺詳述。區區之心。特之愧頓。自致。莊蕙翁將
太夫人。蘇水之需。業已安置。并可無煩。

篤念。極知。荆郡。生徒。不取。失人。倫師。表。於。趙。承
朝。命。霖。雨。蒼。生。是。亦。所。以。教。之。也。專。肅。德。助。敬。請

善。安。臨。楮。不。盡。主。旨。愚。教。中。李。王。厚。為。

再。啟。者。士。等。仰。蒙。

大。手。筆。為。先。人。開。出。先。鈔。之。錄。誅。或。以。有。極。

刻母麻城之華若居位時運脫致將原探口
述失言因軍中蟻聚一夏之功勉原探
擬今復失言可考之如何解 弟未識

先生處為有原底至特再傳聖信未留底
稿尚再傳一也為耳 莊薰尚黃祥呈

弟家學淵源亦有志女取耐首登未識

先生作作亦人贊成嘉禮且再學亦宜信
也思亦存焉

子壽先生之先有道家三年吳伙承

譚述精詳勤履後言海內模楷欽式非止下走也蒙

五月二日抄

示近者二書具見拯世苦心然當局者只及目前若志欲辰告所不能知必

以樞密不^能過問外五部負惟構成傷部也金陵潤妙已極于至之家不^了三

四而公極子婦美口萃居一椽一室亦分姦姓者所在皆之各為十某口^若除矣

戶則居民才八九千

歲過一三年查戶口城內

男婦老幼及九十七家

音音聖官悉生族性怕局僅三千口其自能

自怡老約千餘口此外物而菜色相与行乞於道其向居營務昭被免已^之者時

刑則及江北人而土人無之且也甫及昏黃以遊賊肆劫掠凡探月月有表紀捕不

其子者吳興周錫雲侍御分枝者海名李士叔元瑞所張留山方子方及子錫
也此局皆博雅方剛之士朝夕獲益良多它如勸業局員陳太守車人
程崇委員劉潤生太守洪琴西日馬山此皆溫雅能文章表年伯文
朝子真大幸也近惟邑新主政者知之高會謀以仿出定治事之目
皆遂於西電院外又復由文毅之惜電會謀以仿武經編以仿出定治事之目
之目即人忍欲力學惟此美足快心 合肥之新建 聖廟於治城
山枕山架壑采木外洋雄偉之規可於東南表省桐西如以為地
道引運濟而為洋地情乎 大成殿以南屋宇極比其北極目百里不

後見一民一物怪瓦礫滿前刺楮塞道天陰鬼哭正不待夕陽時也

老屋三所無廢以來其一為城隍神廟其一為清官堂之義學得僕之

其一為城折毀外僅存者四間微補葺而且實身即以前毀地為園其

陳之息權而付子之灌園若此稅出舊日暮為鉏野綠葵亦竟生

意滿目致是樂也昔日生徒零零引盡方今年少頗求速化改去寫定

之書遂尋門字之酒此亦豈非荒蕪之大救也 謂之中及村言入惡使

陶良侍法而在不能趾贊大猶今仍涉不祀想 謂之失一右臂矣宵

國之憂首在使民鈔法大泉之不行者民不便故予今銅荒已甚亦開礦

必不能充但此輩同於此命家之惡為生之端中在經理得宜不能因
噓廢念也 書至太兄公之端粹以之師師未嘗不之繼也靜也德聲
矣 二兄未及其能文自係家學知元季二方允嗣太師德業四方迴光
天乃以道之其賢者為山其福比之庸任鐘鼎黼黻之業以能及
其第一哉汝鄉北征合肥之代鎮江表才伯為兩亭李公太守為朗軒
徐公皆遠西省山靡之望以智忠行之道愛人德施才局蔚為一時之
冠茲亦江東之幸脫麥稻皆熟檢不之淮則予遠居黎民予亦
息土籍無快惟禱祀以求不後又兵革即餓之勞瘁以不教地

尔此後有便亦寬官郡久圖而不甚年亦祈

賜示至為切禱爾此布 宣 印 頌

子道

愚才庸劣 誠恐 不

者至大及 二 三 之 後 亦 不 亦 也

此向何誠事仙新改啟惟物生頃在裁在易新收恐節成

采之想直評子在江表用人以靈為主而於才是求德是求必皆粹

然無瑕復有口舌冷煖之信構於二人不能如丞相太尉勅之權治

也部志又不在檢匪而在子組也如有在後信御可各函請 奏

督於不必回時如江蘇之似其可少慮耶 又 臣

子壽僥年大人閣下屬託強回年仲志道念
叶魁

君及馮貳尹來在子刊見惟之付百
直書承

愛情一 必如之 正即唯

道下的亨德乃慰為祝荆南地所志由物年
閣下博祿化而教育人才益以

多迷自娛雅合陸法放下之義我重懷貞不

絕似之惟殊尚健長弟中陽防守緣乃三
年方之文輝子疑其之有非紙墨而能
若此其自畫素任而已時勢如此務取以智
名勇功自若也一邪 身死時情已之類今素
早之懷於同輩生道扶靈輟歸葬之已遠嗚
也長安者為在二十餘於待年弟近為是初一
王乞其與國後出處何如耳其家亦亦行耳
云遠行據檢可刻十思竟一字不出也教者否否

子伯季定出善部名即上見義便中伏到
賜祿兼少神在考侯廷宗又已出都芝筋丁内
親身回長沙今夏之途徑兼城名以志見甫部
蓋由氣官後也一日其書向又聞有三術海席
之行刻下時流想亦在秋也此冬至白以季行書
名總王出宗在荆州社其年或口其消息全弟口
柏所書習以為宗下五姓及頑也符摠來抄
據成帳案作剛法以午二二之竟 皇天所寄一叙

身披利 禮冊号再乞

圖下 一叙以波付刊 高甲不悖至類也 申陽生 荊州
以九日 路程由安陸行 走尤近

南午 出射歲清 既何不多 貞

重信 得身以心 伸十餘年 別離一 懷空人子 可
而如 子之 系舟身 漢統 權古 再佈 刊

酬之 身此 復候

其 疾 唯 希 丙 申 冬 一 年 五 月 以 刊 吉

古復山人集卷之二 新一新前心在

上以刻在弟 幸幸 只睡 今不易得 幸幸

會六行 二 三 寄 呈

七 如 正 再

了 你 把 于 後 又 續 刻 如 則 便 牛 乞

擇 德 不

字 方 又 用 論 大 江 刑 勢 也 多 不 迷 似 多 乃 以 憲

而 个 此 身 字 于 也 果 否 念 一

子 壽 仁 兄

弟 此 禮 拜 叩



子壽仁兄年大人閣下接

直書以將事者之行事友裁會既而此行

中心又適口清理簿書以政上至復緒通聚休

日眾港村中適入都道出行階石与令

即老弟世先相曉所德

侍和原緬尊皇姑清島海以乃慰令即

問、傳雅綽有字字德不愧科以之目惜
知如杜口未敢挽苗知榻以行方趣耳
詩序志在來以云秋深時

高下攬前如中未新而令即云既在楚
南不請王由人心惶惑凡新造同
國以此行五也多果之否既新便中一不

生可保公禱第送事移中使霍之心口初苗
素第田三出已天雁握手縱橫方手扇
十日之旬初行此年一情過西此報自不易也
思之唯已惜然也批初刻十有卷也通補所出已
奉送令即一面乞與通年一以不州批誤
佛獲

甲場心并予良乃侍甚甚房字三月内物

於里中海内清才又去一人可乃嗟悔

去名宜之續刊既在曾老究謫念之念即

字去若赴回山返林之自天色中一松訪即交案

上俾再俸之切平此雪向

起居初春 江制多丁 年素以禮去

首初春

陶者為師詩刻成十日竟中向多人代筆
作真得遺信者尚不少也其房強後不出其
邊新就有人有收積至片甲歸鱗意從便後
百有惜耳朱如斜詩初本

園之石身已死而幸余信甚矣知復有山在
游美如酒山似在都正欲多訪息弟禮再行



子事先 同年友人執事三十年為登岳陽樓後

大作聯語之雪先為紫梅為彩風多吹開開外天即為廣內詩人

螺山先生者及春回鄉舉占竹階未獲修士亦免禮

執事登第後即授牒歸養欲居未由為作天度其人亦成中甲寅

七月後嘗即相繼羅忠節一胡文忠李忠武諸舟過螺山堂題月事

訪屬

屋者已外生富進人陸表裏不能言烟於此道交屬兒

執事之意記之軍子警之可施川一以竊偉之而書之厥非者也昨歲修

楊性繁文何讀聖事新句及

所著文圖書櫃之一書名山業也以元陽桂上今年三月 嘗序河玉等
書并 佳什如天外飛來孔妙傳古多人間有劉豫州讀竟器一越海第
獎借臨分而所書山以當 慶隆軍十年特特德師部 聘年宣欽圖表
向化堂臨臨慶志志進之者生或秋耕衣歸里念古入耕且養三年通一
雖年乃生理及業區圖以國讀書年母日夕偃仰年一書甚意也圖
亦存人夫業行三事傳程成圖形先正了圖六十卷名儒名儒學文苑選選
循良者義士門則至陝一圖送子人為傳叶 多人樹免者六百人初以次之書校備
德名而已性寒文理 越書向年見而如土 越令付刻刑 殉事修名獲筆
今得書子具勝也 書山乃特度作下車馮婦 念三年中心力所華不思

奔上履版以所同人後王後當官星

崇劑也野中存德如謂毛不易措手及部一自六月攻克大小聖段累拔三存若
本可乘勢進剿之瘴瘴咸一病者十九物故近千人可勝哀向計時天寒瘴
息將半徒之病憊者滿汰一不能圍進取也油中控稅局自東知嘉梅及近
又併稅局為一司事者裁汰過半

實以孫至雖持以事少當者雷多於有所設措及後出會垣及勢國尤所屬
負何事之為憂兒所累事當區遲統也
省忠附

聖三律法政之寺和聊表三十年來似增之忱南北佳陽一朋平君山色

在中央群

鞆川莊區區近台匪奔居士德精舍於今上有芝龜之異
南屏年久為
為文張之一年後擬結社十二筆頭約

執事之德一性靈南屏匪奔諸公望衡對宇兼羊文
仙向南面至平島
急也在此為息壤清泉白石實向形上秋暑性

性靈自正不惜

時感示不宣一年以第李元後好言禮上
月二上青古思南屏為大也日苦燈下

再此函係託勸事同年免後特寄信蒙賜復也乞支勸多或佳文也

子壽尊兄有道左右昔往還魯方老鄂生橋
梓間多鼓海內文章經濟通人必先以

王監利意中耿：殆逾十年戊午冬遁出荊州

已詢審

講席斯在豈近可期乃適以度歲辭館今年
秋自京師還沿漢舟抵鄂又不得由荊州一面
之緣如此差違天下事不知屈極耿之懷何時
得晤言傾吐耶 主柏容判官許謂常得消息知

道履佳勝足慰馳企讀

近者來書堂吟合以夙著樞言江湖憂國乃切于家
朝十倍何以枯守衡門竟不一出世道可知抱壯志
隱居六閩福命一五柳千橘殆非偶哉友美如年
五十棠梓一葉藜藿于託足無所出門浪走未
知止泊但得希

君高蹈于穎已滿百篇希祥芝從軍一在懷甯亟
往一看孰可一二故人謀還山登舟于此致候不

行盡意莫其他日沂江西上勿乖

螺山走訪緣耳 莽生今四到鍾，可謂不負

教誨之幸方為名子然以鄙意觀者兩制府尚

真能用鄂生人後來立並不敢必懼其任事氣氣

鋒芒太露徒以私智人之忌

先生師友情至幸更何以

戒之千萬伏冀

為道珍攝

愚弟莫友芝頓啟 十月十日

舟中

子壽仁先生侍右前月未奉七夕所作

手函環讀再四諄懇無量竊惟吾

兄好成人莫測何過也過字之書殆妙矣海內無壽者嘗以此

致病鄙君故忌諱酒擬與通人裁推康復見南國之舊而

元顧不屑指序反極其贊大端人所不為苦心守以誠屬好教

義廣先生於此者可謂精極而如琢玉不足數者猶時之變有

遠議而謂管窺之說都無一以真雅信之徒後

身見望筭出窈云雨心禱耳
縻金土著和容表允厥竟
留下六其佩不忍釋而往
即存多乞再一分寢寐
警之矣監中盡為官馬
蹂躪官不能救民賊到
辱民率仕為賊官到處
賊又化為民遂滅迹
燬何時能了家与滔
漂界一山耳幸冬透鄂
生南難旌賊入焚極
五里路聞亂除日及家
妻兒已崎嶇避入蜀矣
正月賊復逼近遂使
身出及桐梓与家人遇
因留至五月始解
沱今臥席有空捨椽
隨此非而平若慈
以此身特未知從
落何地望步

兄螺洲思報矩齋洲矣以田州前隊已近待鄉里可無虞或即
出峽相晤志可定昨得郭生書渠以病舉代解軍務復奉調到省
羨病此時計已行攝南溪依然也莫崇湘在否候遲已兩年曠茲
尤多夏季尤甚現攝懷甯擬往彼此時當至徽州耳并附

聞惟

動靜願適是頌神馳無望

愚弟鄭珍頓首 九月廿日

子壽先生有道教年矣潤景慕良殷遙知

動履清和快如鄙願

先生名山著述立雪盈門

績學清修令人欽佩前請張碩仰制府代陳

大疏控時勢以立言洵足啓沃

宸聰當與董江都陸忠宣並垂不朽近讀樞言一冊議論
似呂東萊而簡樸過之更且膈人心而翊世教尤
為佩服當此四方多難之秋鄙人忝膺大任汲深

綆短愛懼弗遑急里一見

非度以銷鄙吝時屈臘尾

先生初返陶廬快叙天倫之樂明歲試鐙時節當

掃孺子之榻以待

高賢尚希

惠然肯來俾獲暢聆

塵教何幸如之 文郎襟誠可喜知其學有素承茲

當歸省

庭闈特以寸牋附達用申積悵藉請
著安
道衛自珍無任延致

愚弟嚴樹森頓首

字壽尊先生是下前承訂正拙稿佩服之至中剛節
十教家尤為允當受益為不少矣日內修務完極

大集初讀一遍之矣能動易竟之然然多

先賢壇宿將其下筆如飛行絕迹蹉跌之處固亦不少矣大
約才思極肆境界極熟色澤極秀縵之關於古人之意世
遺憾才耳罄孤今日會此誰屬耶少間再當賡續即

律安否何

思弟有輝句

外
大集一卷附繳新筆收

十三日

子壽仁弟大人閣下道阻思深積日成歲息乃
蔡生慕尔寄到

手札無限煙絲盡讀也作喜巨慙之伏冥誅
借寇刃以伸大憤當与同胞共賞之也欣寄
弦歌巾輟著作日新雅四而荆州無
恙頃以五十年賢裔掃蕩江漢化危邦為樂
邦尤足仗少陵快慰也

潘室吟竟石日刻成當擊碎唾壺一鏡

今就家訪稿完付梓否耶

穆長

以居鄉氣

閱強起超朝兩年以來言皆枚葉今當東河之

命鳩拙將歲治水維安於治兵苦不習安於无

不利乎現為請假中京或在及中、初益以年

閱寺招敬惟

道與不若所云 是山先宗穆長與書古

母
打

子壽尊兄閣下七月到京出幸高麗并進
還輸契閣三年頃且久終不識家通音問款
少必出沒甚

可
言
中

後
庭
赴
石
安
健

侍
奉
多
務
良
以
所
成

不
別
別
後
科
來
抵
自
以
如
請
席
仍
在
南
郡
出
後

德
門
善
美
女
令
由
之
以
在
加
教
但
下
策
何
如

來
書
未
及
也
仍
想
所
舊
業
移
乃
以
凌
之
說
殆
信
者
快
耳

典神李之器使陳年度於春而往後言其意以之安其場
之策穴也

尊謙之素典之相類之相策應亦奉送我實扼生扼去大計
以惜之人同之

康貴耳一詞也神也

閣下密知軍謀即出而云其林竊賊自荆而相彼後是也必赴
致陸彼此也深相不為同見而後之有舒也為果料計也
國計也諸密以多使事一而早寄坦不觀之

命由序不致為也須讀表下尊座才美深耳杜心思多致憤

三山由漢下變石

賜書時在苦山中一且南地至印一表可也見遂書及函外頃到武昌見

周子佩來郵此送

閣下已到南郡本主恭迎三由一見殊快此六身逢道主是之夏南

野未且又飛先若大故肝肺擁裂殆死多由人強自支持換一室極

北自甲向日都三已出中校主可再指計六集軍中丞与冠九太守

約身於法其年該後未罪就館於中諸公之表可專此郵人做愧

去約主放未社而多本不不特明自一氣也七臘相不取過鄂之候也

子壽仁兄大人閣下去年在都一書益壯休養室以序託
相復深幸嘗去年四月以次生名一書託周子佩東郭等
至前如七月初又一書託周君時樞在望以達

左右竊計秋闈時諸生赴公

兄必歸懷山首多把晤書札中不可缺者多暢敘言之

三日舟中過訪過云

台定為在湘郡不後中民親快於久之吾人同友同月及兄
里慕之況別已五年好 兩世况况在若家學多素必好

破扉垂簾林芳交暉時人所稱為佳話者在

後門為雁多事園少左券採也也來

第述管蓋宏富如去也世字雲接易欲志以

見不礙其机得是口中也吾以大高之指不該不赴故多此形

先蒸定此訪亦未獲風夜失疾現在証人物急一候白城即歸

甚蓋事鄂城不該儒端一夫約十一月心均計志冠志狗自

數年過於夏芳驟形表朽大友信蓋不該支以心自害重慎自

撥然受病之深唐不該之者已數月矣又時以中人也傷心之事也

不嬰之無怪生然也此仲造觀察精岐黃以然診視結心者本
所然由功了言多論事文十餘篇

兄所之元世後方以增刪他文以教十多皆言而未成者皆是把玩
且撰何功紀政之卷 何取船版許此書為未成事之體病為不妨
孝是努力勉力之再分兩月可以繕寫生事記誦古方著述事也
然中後壽年之業雖終死不於古又又才不速惟請用力思之
兄又常言而進之以為美者自兄然自五六年來于父之接骨肉
之痛境屬方初云屬復是遭坎坎人世所罕有也信直快也

所誤乃世之於詩蓋以是代理主求快其意而已如詩以愛而愈下
勿備詩亦不足道矣且後

大著如志岳大海十態美言而不推其宗振以自然然其言之不強多所
成就境實為之物守道不固是乃其所以由庸人與之

兄是出豪傑能自樹之者也且海內稱大家者

兄而外無其人計其後漢書已不少何不刊而布之以廣學者之志
但肯出稿否人鳩之不難也且病如相詩遂付刻聊以自慰稿事
皆若南唐廣文所定僅為悔言加刻之不能恨未結耳

兄表樹了性刻改之無所憚書成弟在臘成玉對等入差就
 正部尚書書世後君到鄂弟以如冠九太守由多傳
 賜書字校委可遠會即友自此代函後
 赴居汝不宣 弟未身 報呈上 九月二日舟次
社心整之也 蘇元之の亦亦の改の禮判也

子壽尊先夫人闕下契闊五年晤言一夕別長

言從快也何如多寒伏惟

赴居清勝

大著迎禧別後讀之有必行漢硬畫里在生中

氣格之渾雄藻采之壯麗少陵中流一人而已到

系稱亦友用言見後湯綏夫杜文奉不足與并

尊集終以

德德之香情羽之致率感力之抑生中之所
身不空也於之者如不美生噴上德多入獨時已年
教之也秘力以不人也晚城靈何勸美中丞特師
去破之也空情奪心也相口諸安書不特而德金
於空可克後力口出殊功也去口形勝在上下而中
承感生勇明又是以識誠美少口克後則自可慶
至于後中保及冠此大好博言所慎口西無人併力

生而夫整而口南軍事半力瓜河蒙蒙以故京口

與國而不被拔不始賦之曰定終乃偷且五以賦也

大局難好候中天心厭起

廟算神機手金平一 其 竹母此上自生員行道兼焚

公三月間車馬苦頓而保陽心懸這月六月初乃按東

室時又字交積不多少仰神淵月諸君乃不此過從相多撰

友問之果是矣士之至法時事者相与然一此字解自日所

少日事者立早一故其未也然行一以利成由事其也

之於此故在改改又言其也此乃自其操其權者也

陛下若家請序自仍養此時計之均理山天相符處

樂使入相及據此書其門性

善同治律者便半 叶賜書 弟孫書 頃皇 十月

現任高殿相回帝德主信 賜書其提提後臣可也

子素先生年八人園下喜初年讀

後示道承

物議先九卷志了通登 答語三章 臣甫亦九遠出
十世之原貞孝傳業生財意有 以子之責且誦且出
不知歸之口自出 臣甫翰冠而學之十年間格近足
此於古大家平介了席之如飯以年業直出當本格
有人不傳如昌黎却以以之表子百幾間業以經一
顯而悔出經之少可好也然也卓然傳人沈以揮如貞

孝女姜、焜煌人間妙年，有以之譽，柔而不可
毀，而志之見，事而不可移，以心刻之，愛而不可
已，於此間，所以小恨，生而遠去，知彼至好，而此
亦不刻，遂於此，後中，再助，十母，由勝，貞孝，結撰，事之，告集，
據概，出以，從家，大儒，以勉，為孝，以之，少年，中，惘，殊
如，若，執，少，僅，二，姓，之，光，煥，其，之，佩，甚，至，先，久，詩，文，已
於，廿，四，年，年，步，物，序，利，行，予，生，力，學，初，大，用，字，澤
汲，不，其，如，以，據，孝，法，在，難，重，不，朽，大，於，以，何，盡

何多之。當年同榜。士交之善。多矣。惟居寒宮。處
下人。擬而馳。第。靈生。女。丹。庶。生。福。高。女。可。去。玉
世。字。陳。子。元。本。黃。辰。本。月。朔。言。

多。精。其。免。橫。連。世。足。疎。捕。捉。裝。石。法。其。行。也。
即。姬。而。十。四。字。集。館。五。出。付。留。言。以。局。

策。言。其。游。神。方。活。清。振。乃。以。子。久。病。入。春。竹。去。年
也。古。以。帖。換。粗。可。親。尤。副。謹。致。守。家。法。其。是。不。現。聲
矣。少。先。堪。也。如。稍。以。幸。是。福。也。是。因。游。游。也。

少时付刊者特编梅梅程国字上一派一草乞
题谈为多之山起石右刻实与杜帖研字读
直善之作亦班门弄斧一帖

量以杜字古尚小味生委年南志字家字佳大雅上
上读法整切底字海字读规清字多为女爱

政左且去稿读中数字读多如)雷七读何数印

道安帖惟

再余年事特借恭同人赴巴里坤水
各研及

顾春芳福是秋

仲克厚曰读何
年心弟李恒书



子素先生年大人閱以東時患側癱奉
是施治數月也相告益病中由陳子元兄奉到
手諭恭讀

首標 先集序之禮九款之敬所當即倩金錫
何訪茲措錄付刊 茲謹以十通呈

閱三四閱月幸得恙甚尺一之書措延至七生為
悚汗豈可陳說惟情

聲譽錄之耳 大矣詩集先從句有全以誦

係四卷新年一物特 物本全讀世教慷慨忠孝
之去流布行問少情未山志之而具美佩想
兄占生弟湘雲皆美才此問久局心在撒滿學
從後法一為及滿集於一為力代鈔絕本之去新
貴時士并為實再既時留言 次青兄點南之役
嚴事早的身為問日有類悟悟眼殊多及分
有老居字少

望入 在揚里甲年十有九病上目疾年活望光法矣

如西院枕日力志短園史坊穠暮年以詩表於世
此身成就如女策荆南

講席度但惺而持象縱橫

身比身是意珍多喜此水風互後名新

不若去去之玉武聖之在百教中何相雲叩

香齋所系福能而了了年亦弟香柱持筆云直上

神會等克居幸後森白河

子秀先生年大人閣下昨由李少府示到
手札反復莊誦意固之素与堂士之深相款
忠善惻惻相雅不故止自窺
夫君子用心之存也曰士大夫多務為隨性之
論下等累如子云心不驚炫可月細按之身
新高之至愛之意多指存慈祥民能物与於礼
門忠如訪人忠存愛字生閣絕也續

才不論業收論園中既綜論新正高士若
行多道之主蘇氏大儒彙象自相互出後以
然與以同是疑也老德求如

國不種在勵學中正和平忠為人修之表實也
生區能下也此種了人之能善在以此相之用以出
不以是言之猶是相生五百里間每十年傾也
不獲了見

教色易任性結氣同子元昆仲之安業以陽
國下必得智於王昨以教所教友去極為西洲之
游身修至始意於再定

道園風月也優久至他。維自事福以老平
生之之河情以之何幸如之此間平下之積疲散
秀窺見之庭落弱車少可思遠幸與年福教時
屋出當也老於梓走之法最壯轉公幸力崇材室

地連予易道不能出過竟前今日暮時軍
日易將領寤以中當如量勅賦在吾好以出
日勅師之曰以賦賦之人主地方官以生人男
實此賦者生也曰沈澤太全之林君或直也
也耳事明政新有如是者以爲武之州初十
皆送項能爲一且其生久也人所以於易初武
孝少尉項也事極回任相於當不蹤跡世疎承

勅方謀任人代白身也 聖解善物川於
閣下推服甚云 相之未及丁子諒

罪情再竟此 勢物陳惡火所甚 洲此又或訪或

業因甚因符而推正 雅集治表 燬於身火不無

采否 尚身 莊市 亦飯 閱吾 亦 中 意 及 人 手 爾

書後恭出

家名居孝後藏

著安 亦中

年小弟李相 披去 八月 春

子高先生年大人特右以相八月廿日

直書善黃蕭二械書之四上清言量澄炭為多也
此詩符件下交切南日可至

言權再臨文以快其輕得瞻信人信文披詢
數生倒地相叙去矣向年兩出 展書聖成說
此書如度當凌生渴持去程海泉精切洵為信
時傑品宜當勸生早出耳十餘年未存競者

東亦方以晁公武陳直道相况能示行法法背部
 時事之棘黃月端卧榻野移尤為多憫乃西
 學并競佛公老信且世生波出尤少好是素以
 為之師 故于宣晚年失保書來立報廢然
 深用弛志之而止幸 從 故 以

侍史 舒子中

年心



舒子中

年心

三子軒 舒子中 年心

子壽先生年大人閱六秋并奉讀

直北以華惠目青久稽毒後抱歎身以暴
晚決想

元祐里第

侍福地於敬以為此書閱

大著古文名體已編輯開雕景星蒼雲
先親為情子元昆仲聞喜東湘臨新

賜字一部，研以事為集，集畢共一，陸海濤
學士，故能作如日見一篇，古雅，予詢未書，可
刊集，各甲若合刻世，三史也，未告成，均求。

後中留意，為風，耳目疾，為世，若本，年，學，業
之，誰，左，通，紫，致，失，明，既，如，以，親，羊，年，暑，馬，痛
宜，之，思，刻，雲，適，費，素，政，吳，少，新，知，大，好，時
先生，任，駒，疾，殊，恨，耳。

煜，松，伴，興，優，科

你提肥分方量試考方乞 刊政考考在此恭叩
台安臨地產合不考 年一第李柱 魏台

家久居草附處

子月廿五。

子壽仁兄年大人執事執別以來載
離寒暑川路修阻音書嗣然願言不
獲纒軫無已伏惟

執事質仁秉義底節修德被服儒術
樂善不倦嘗蒐討墳索揚推訓典於
天人之幾治忽之故燭照數計觀
指規歸博聞彊志究竟其情識見

閱達思理沈深故能圖畫安危揆
度得失覽觀海內鎮紿之務凡所
為因事制理舉偏而補弊者靡不
洞見癥結握其要領假令達樹洪
業恢張遠謀上安下全莫不如畫舉
而錯之效可立睹然且淳湛即事僅
徒淡歲簿書鞅掌非所好遂法

然會之脫去塵垢之中抗身青
雲之表其度量卓越棲志恬曠
富貴利達固無足介其意要之素
蓄奇策盱衡時會防患於未萌圖
備於無形計深慮遠不獲一見諸施
行者又豈能湏臾忘也

執事銳意述作毅然以復古自任所

為古歌詩文辭咸滄原於周秦導
軌於漢唐歸先士之盛媿矯末流之
放失擄藻下筆體質彪文韻頑古
人誠無愧色既遺棄軒冕徜徉於
江湖之間傲僮恢奇蕩滌情志其
所論說亦將洗澤自恣不可端倪譬
之神龍游於重淵元豹隱於溪谷其

蟬煙變化爛曼陸離之狀殆北窗閑
渺見者所闕也抗自束髮走四方即耳
執事之望又見

執事之詩與文諷誦頃服想慕甚由
人比來京師同注朝籍始見通款洽如
舊相識乃得盡讀
執事之詩與文若乎望洋而歎庶乎

若冰雪之釋決洽於中而不法自己既
而法來益教議論許與相視莫逆天厚
執事不棄凡標以古植教勉出待文相履
則反覆弊屣未嘗暫過之枕竊日惡念
執事所以引翼之者甚至輒感激奮教
欲有以自立以塞厚望無貽知己羞辱及
執事南返枕亦在矣中心愴悅若若有

失柄遲於茲驗伏不出嘗以暇日循習
故業心力膏耗不耐羣思凡所目涉都
不省記前史善敗疏於考鏡致自之術速
於津涂疚心時艱長念卻慮材庸駕下
於世百一無補誠能深自避匿不求仕進
以蓋其失而養其拙斯亦幸耳矣罷山水
載於圖經器緩之軀尚閑登覽竊願

執事翩然東下弭權長洲晨夕譚謔道
契濶為笑樂縱觀山水之窟忘情娛嬉
行歌互會如響斯應庶使牙琴不輟於
孤琴巴人之謳聞陽春而思自衍其醜
也悽々之誠日月以異伏祝
慎自調護以慰下忱臨書不能宣備

年小弟李抗頓首奉狀



頃聞 木民年丈言得吾

兄書 欷歔 借鄙人 甚愧 于重言

兄現居甚州 有 三 題 以 正 之 局 借 補 而 入 信

用 不 錄 之 否

書 上 聞 益 康 憂 忤 廣 無 量

區 署 務 望 隨 時 寄 示 以 后 盡 至 為 幸 弟 祝 又 啓

宣 和 吉

本良夫顧望通才卓然為一時之冠本頃括澤見深切極仰
翫然而甫接末基往以善書昨到蘇州佳言亦盡昨果已四等現在
無以設措殊深其憂宿之望人如此良可慨也

子壽先生於元年執事向潤安二十年而寄無函少為消息
方疑函長無潤安為

君之所遺素以息奉四月中

惠緘喜心倒極近折後乃知

故人辱委猶若而玃向者之疑為妄洲也即水

待祺萬福

遺後日強正以為慰 諸部君天才既富學力又優 三

郎經濟文章已堪名世聞之欣甚

先生能有夢見痴者那有以修其必然道路阻長末由

了見殊堪了了

大刻讀竟欽仰美名

先生壯年所作微覺詞賦迹未有款之言是微有用

三學之言不朽甚庶幾乎

未嘗謂過涉粗直似策論其謀特自德云亦此萬
論也第其間事迹為有傳聞而實其不僅法策也
望隨時改定毋濟後世疑也 都性杜直石終作姬曲故

發於言者心之病少愈者誠也

尊論教訓

自歲然以不自知而卒矣改者亦有說焉竊以為詩
者生於心者也心不容偽故寬柔者其詩婉剛直者其
詩勁愉樂者其詩溫且和悲憤者其詩替以厲覽者
即其請以考其人而其人之美可以見也自魏晉以降
才人學士自起於華俗及今日而言志之義幾廢夫儒
者四書有言詩文本於心是文來上事者不以實實為貴則

文憐以文文勝則魔邪私豎甚况故下草時寧自負所
短以與天下士相見不敢妄希他人之長以自掩其真也
又竊嘗求之三五篇且多不盡之言雅則直陳其事
出約事閩君父臣子雖有所不盡言不敢言者不以不為婉
以得之矣指陳禍患極厲人心似則去存疾呼猶
懼疏者之不害且要用其吐實如少瘦詞德語之為乎義
各有當似此一端邪正教治加辨飾第請多為載道
公卷為有所見石妨往後以求是教以實之

先生為市有以

教

素書歷教東南似受諸彥其微

先生愛才若渴心久而益執守實所悅服而猶狹其性不能去

所疑者太師道廣則難周養在志師名懷遠而特未

敢陳也竊以為交不嫌博而取則貴精黃伯也世士大夫未

庸恥不立華偽日滋歎也歎人浸以威儀以取十數年所

見文采身之而心術石乃潤者此也望聖人視其所以

三言洵千古取人正法

先生精筆空有所失於愛惜太過以母有不暇深求者乎

與慧之喜欣心備

大君子之樂以龍中之馬頭也檢錄常出段於齋院務之郵未

見大劍呂侯以一人多挂其間閱練馬隊未就老成持重

未嘗輕舉西北情形竟決裂不可收拾彼中大帥乃水

師之頑遷地弗良深可愧嗚呼宋俱莽未盡根存之地

尤如杞憂梓也風氣迥如昔以經從德門以日聚訟要扶

恃慢所不忌之味内而華山且建一高善所以倚窺替相
思之實乃寒心短氣以决入却 本必初志常懷悌思
而故鄉之成即墟去一榻可託足概以一學博以糊口而資
芥不為所出徘徊未果良可憫笑也旅中饑寒往之石壩
今者又遭 主室之喪由幼及人蓋以困憊精神既竭
志氣亦頹特粗有心知尚不至失其所守一 去兒名
景修 出兒 名景伊想知讀書立志之終學作功古文啟
附告壽生敬後印信

道安如石所備 年多弟期 神元 七月十九日

外有奉 皇 幸 另 候 附 贈

年伯母大人侍次 乞 比 名 叩 安 請 即 君 均 乞 諒 意 道 念

再登者 孤 而 痛 迫 世 詩 學 之 歧 學 取 列 代 詩 自 古 遠 以 迄

三 唐 則 為 一 書 詩 前 者 為 小 傳 因 稱 詩 並 及 其 人 其 世 凡

忠 臣 義 士 在 悃 憂 傷 之 言 其 意 有 隱 而 未 顯 者 博 取 前

人 之 論 以 發 之 而 人 所 未 及 則 間 以 都 意 附 之 其 文 行 不

符 而 言 者 可 取 者 則 取 其 言 而 益 著 其 行 以 為 聖 皇 玉 帛

今傳誦名篇而揆之于義有不處者則削而去之而著
其失於其人名如下如王仲宣以軍功嘗獻帝在上而文
秘五德述曰聖君劉子粹賜皇中即詩者元所處
沛之程宋之間龍門應制詩者實命乘周萬物新之
程凡若此類實昧於君臣大義外心之疵類也自宋迄
明則擇取十家另為一編續經筵教年今及始具草本
名曰詩述約五十餘卷竊意於後生小子不為禪益
禱求

弁之知世南者今世之例之正以見大意不若所望

杜嗣

二美雖文采不足嘗

方雅一覽而中飽年志之所存敬帶自喜者不思棄之

者美者亦未有序班實所乞之他人欲若以為請

先生知我愛我禱不相却也不勝禱切之至

於郡強孝廉名汝詢字慶廷有秋闈之科夷魚之守

志存經濟而名縱橫之習學宗濬洛而名門戶之

秘請多活能見道而不以自名家者斗儲而耐艱苦

甘後泊者一有是然尤留心意問詢為江南第一人
五之六官院一於做書一於息而係有以行之也
那十年所交惟此而已故故以若 璣元 五登

先生長以幾二十年素在京師稱謂名宦今

弟書仍用俗稱強志之抑抑外也

子壽先生仁先同年開下契濶二十餘年矣中間迭經喪亂並
音問不通者又經十餘年每一念若口從游樂覽

先公震日猶時熱心月中寤寐候渴而其能釋一歲在庚申
避地寓興化縣者以二城託同仰盛觀秦將寓不知達

覽
與
卷

遺體想蓋康泰 先公筆學業定名有暇 貴邑亦屢遭兵燹
家計名何聞

從者常任荊州書院又不滿果自

第述官有日新可已接梓君此語以所志以知者而舊游凋謝
無從詢問日樞南天悅快靡已然自幸子分得刑部治印請
做程里速介幾十四年而此十數年中一而丁大喪屢經冠
亂家業蕩於東西遷徙靡有定居九死一生不堪漫述
古秋不消已後哲家下都一以官為糊口計古困况久一
思後未舊識無存凡氣交異霧霧孤之迹終日閉門而已
車之米薪珠桂月項所入不敷朝夕懸壺待快以為常事
念天下事未知所底一身一家之仇怨更何足云即今不

以置慮惟仕不仕隱不不成德則口且身相替。久居雅館
堪者而亦已至此以各讀董可以後出即去亦其家可歸此
等情況補子錄年編落

先生素愛我其何以教之。二子長者二十餘已入學授室以六二十
年粗飲讀書俱隨在都中。杜橋在與他時友人為初二美
率隱之言略不師古今概以二平堂

教者生

真言海所不遠也。尋思致回鄉王用侯太守赴。黃者上使每佳

書此不度多述君志何時可達堂 勿吝筆墨

賜後筆由來

大著封未教帝如已初成印

惠寄一冊旅人得之庶一開眼耳 天子雖大如心不遠一二

人不識法生為終與

先生據此一德吾信類不勝感切之至肅情

道安統年

心筆不備 辛酉年 韓珙元

九月初一日

子壽筭先同年太人闕下古冬極奉

賜書敬志

道履增騰為慰又志三世先遠亦辭世至康
誦遠稿為之大息有才有如此使天假之年
所造何可限皇乃玉樹瓊枝息言權折
凡在知交孰不失聲一別

老同年誼關父子其痛惜當何如耶然
渠所自見者已身不可傳於後則死而

不記

老氏年其亦可少
麒麟子之悲矣
遠福送

命分贈知名之士
江寧秦老處際
處送來詩

三首又倪子景伯長歌一首是也

寬以汝如有續技者
焉蒙守矣也
仍寓居
江寧古歲子為
常道延閱鍾山
身經孤院
官課奏僕
愈不以此
兩年益老
學益其
矣玉契如也

兄其何以教情之耶。一曰懷甲辰乙巳間在都
 中過從之樂者不可追。此後不知為有相
 見時否。長以千里相思之極。初冬因年為
 貴郡太守。此君而崇。豈復以績考。卓有
 可稱。料常相見。時望代。結。意也。倘有
 便鴻。勿吝。
 珠玉。貴公。奉。夏。此。德。
 弟。弟。林。現。先。女。

此信賜書。皆由官封。遲遲
 江寧省城。大夫地。金陵書局
 可也。連也。子。

三月十五日
 江寧省寓舍

子善老兄年大人閱六論交四十年相去遍
海內而學內人品令人佩服時情私心自
問多如

君曾多與人種音教稍疎而助思倍切早
蘇叔孫芝房雷乃讀

自錄大世奇蘇多世見貽大著漆室吟

以杜陵憂國之思作閩府傷心之賦迴環
三誦歌泣萬端忠愛文章兼備一詞信
史化涉聲切律友以乃窺易如此稿

竹存康猗

與居佳善

名山講席祖檀華之人皆從

茂幹而歸來望而喜

安寧之弟子成就人才為報

國弟一義我不但以辭徵却軌引重北山如靜

門一別十有餘年而人事滄桑幾何處

時

君之語君子之言曾稍慮及之特不料不自我

先不自我後耳。此亦在上之力。不苦與共。
而苦無餉存心。豈不怪苦。冠而先苦。兵
持。一秤中。竟不。去。何為勝者。而尤切。把
憂。如。鏗。挺。層。氣。中。土。橫。依。鬼。入。市。
而稱。雄。天。何。為。而。也。醉。籌。策。不。早。蓄。
毒。愈。深。每。為。憤。懣。步。脚。輒。如。阿。摩。希。

問世

有心人亦向世悲憤也身早素以隱初權
舊久遭抑 寧令吾百工澄叙萬化
更新攤侯秋涼後沿途稍為安帖即
行東裝北征輕乃出山、空仍是疏枝
三鶴徒以多年稱隱名石隙生時點

只好得幾一分便与考一分耳素切

高學為節

教之多也教請

是安秋風乍寒伏惟

珍衛子弟不致依人

年夏月周集書

嘉賓仁凡大人傳者時自德自因世為一寧亦未
克是候以冲明早

移從田其車不及一石古為情、金在聽推兄弟
仰慈

法主久年有以少三付石結石迫促

移可望即一措兄二拜塚築才現以提或已如

日由二尺空行高年一 晚百稍暖香第一叔出布

即即 行安弟壽 五

王古老少介

兩空物乞 右生特去不必物性
如即轉轉會名之

子壽仁元年上人問前心家書云家如兒依
居

梓里備蒙

出拂感如言慈孝即由西佈所遣如子

送螺山計其時

文禱已赴荆南不口以時入

覽後又取郵冒寄子壽兄一函不謝能不至

浮僕吾昨由省中寄到三月十日

惠書伏承

安抵荆南

道履佳緣定如私禱 可字姊書來極

言相依之善

府中向復之殷履停主人之賢祗懷甚慰

甚感

望思仲言情於生於也 故春尚留下子信
家老後媿川而如走及以高本台由荆赴
崇以陽暫住健向改道赴徽南海口者牛金
錫若星其位仍言之赴崇陽不知完是如以
笑以荆州
聞下想女知一 金錫華以音唱已
病其征赴崇陽 家初穴習少居 別暫居六

無不可耳——墮德之賊為未即平物遂由黃
安襄陽下霍胤黃梅宿松遂入集賢因傷我
皖城圍師之浚幸圍師壘固濠寬堅守
不為搖動我軍 多都護自桐城往 紀鎮
軍自南岸來 成鎮軍自石牌進三姑山
計二美人向物遂已出回伏於古水龍山一帶
也 可合力從擊賊必死門以理勢必決此

可夫彼人特不知天事如何耳——然視大局

殊切憂且

乘輿何處溧陽近復朝陽有赤峯寤者成了宜
成宜細庫烽返

屬車直隸山東全省抗粘寇臣錫起孫中檢
匪縱橫已甚此正吾垣南玉化光素瑞僧卸
王殿於清寧了勝州墜地不能復振

西遊大計無人能快中原無主事幾絕此世情
事雖宋元之末有所不達東南半壁尚可以
不復亦難久持物力民生均日日耗日感日勢
且因循數年一盤力必不支楚不能支皖蜀
以有勢成瓦解此東南一夏六天下之憂也
此來崇古日子一宜仔細籌商竊謂及此未耗
未感之時上游宜速籌此計自古平吳必倚

上游之力惟有金西蜀兩湖江各皖中五省之
力以平江浙。平而東南可得東南存而西
北乃可經營其法。五省合力養能戰之兵
十三萬人以二萬為安徽防勦之師以二萬為
四川防勦之師以三萬駐扼要之地為兩湖江
各防勦之師以五萬合水師為東征江浙之
師計十三萬人月需餉銀五十餘萬兩以可

省以入多案旬計每省有約出銀十餘萬而正約
里兵增較之此日者省有月支不及于半是增兵
益餉而民力反舒度支乃裕蓋老省所以入類
皆養無用之兵賊至不能戰守又豈調然哉
守之兵勇為一兵用之兵而糜而三兵入約
况又有耗散於無形之地不可究詰之御者
乎此物之所以不足也今以倉卒而為一則不足

口見有得然如其人不能為必可暫替撫皆以
人者為整頓自強之計而又加衷共濟全力
念心未降時城名如人見而後可相占者成昔
在江忠惠幕中曾為署此梁州路上陳地未
能行而功師之成實基於此梁州為無恙也
其時整替為吳撫為梁州撫為陳永崇水火之官
其不能相合今則替中替撫之可合矣又不知新

叔之孝与毛是孝者之可合其言以父更合而省
以此策可行 宜得甚以为始有目前害
此更肯他行一断惟未便自陈必局外人言
方为有济因移书江益德婚以解困济之 廉
实生付印及多师同御诸友属其疏遂未
之能多上同 叔度之人御者不敢忘其心
而已

天下尚懷大局因陳其概然乞

都

信春言及編字意同少後必將補之

讀之傳記既以自病後血一又半載不世討矣

此病後精力遠未復原到一月後亦有

加而肌體仍枯瘠衰越日見不堪為世用而

亦未能行予之幸矣以掃而請

芝安 轴布

管管不空年累布 嚙办 为人 甲日初十日

子壽仁兄年大人閣下月前接奉

魏錫
鑒

手書知冒面在新堤寒夜甚烈相
隔數百里竟未口知向為諫調款甚幸
已霍然甚慰然中年以後精氣必復少
時病後必宜加意調攝不識安抵
珂里汝弟汝復元五葉餅允宜慎擇

此邈云中年氣血漸衰不可脆駛藥

素云云行出通多思已散恐夫通矣脾胃為
中氣所寄病後必以飲食為通為注臣原
蒼脾胃以扶中氣為至要 如冠九春初
六臣左病為家珍雜投吐逆不能進白以二
月四劑勢已愧到 脾胃與中氣最大半為陽

吐逆於心然不能常者又將百日四月初乃漸
瘳瘳現之身是矣南岸少陸上師疊瘳
大捷下將接濟已斷而賊之在武昌漢陽
者勢已孤危

閣下欲乘此時畫大舉之策誠偉畧也嚙
對此議數年矣羞自冠亂以來有數

大失所望陳尚事乃按之今日情形

閣下教之賊自粵竄楚也湖南之師不力
救全州而楚禍遂起此大失也賊竄江南
陸中亞復防田鎮往而移去致田鎮不守
武昌再陷四年春夏間楚北之賊從橫
子有傳里烏合聚之者人而 曾侍郎

塔軍門自湖南水陸下擊螺山數戰大
挫賊鋒楊制府掃清江北大通漢陽府
城務者數戰賊無一人能逃竄者遂克武
昌其時賊息驚惶望風而遁搃斬數萬
漕船數千艘散者不可殫計賊首土酋
瓦能之形我得破竹建瓴之勢此為十年

不為心之機會也。軍必首建南北會師三線進
勅之議。楊勅符越。而州疏入。

奏斯時。以爲用此深。南師循南岸。北軍
循北岸。兩師互作。凌席。吳。沿江。星。也。
電。擊。不。過。十。日。可。達。九。江。和。局。由。此。處。至。
抵。金。陵。不。利。六。相。持。於。此。而。後。向。平。何。玉。

南師敗於九江北軍敗於廣濟北 楊勅
存三思反惑又以吾輩之故南北年離
延時日互相猜忌致下游之賊聚而後抗
塔軍以困陷於九江曾伯即正守南昌
古子鈞之考其書也一寸之楮耳一古惠謀
大事法大抵其切要要不過數語安危

以失所事在一念之微 楊物存一念之心
遂致坐失事機一敗不可復挽此理之必然
恨痛惜而歸之於建嘉者也上年春間
在佳節州疏禱

教僧王瞎此經釋兵多下曉楚以語將者
軍其軍律 願此失彼非有成望重

臣惶恐而稽率以未能回心合力也冬
間奉勅又言於 載將軍一疏書 怡王

文相國乃有二月和之

疏旨然秋向果吾或以尚未可知竊揣
廷議本執難於壽節耳 陛下事勢如此不
容不采亭故賦竭天下之力以供之以塞

一勢亦遠况沮統大臣亦以楚近事可
法方今將帥之能兵勇之勳似湖南為
最然 曾帥官僅侍郎 牛亞位兵地
接完若權經家以沮統之大權授之曾
帥恐
廷議未必能及此且殺之恐威重臣完亦

有向楚南兵勇用之楚地且強遠出外力道回仇之義迫以素粹之愛与意
如也也 僧部出為總統其權力呈以調
遣者有節制提鎮且曰 僧部喜質能
必可寄 曾帥諸公凡一面之任化野域
精嬉之見能因循視望三習障冒功
澄舉禘改佛如之矣使覽奸別白功累

出亦一失也 去年甲寅中賊自白河寨出遠
屯於龍潭 托大臣使營江北 吉中丞我
及至江 白軍門大營又於甲寅十月
賊以龍潭近次再傷高寨之守國衛州三
皆陷及烽火之警州州江右則議賊
其劫南昌困於城內 甲寅皆賊南北兩路

權師皆從於仲道。下游如丘壘武漢之
賊有所恃而不恐也。賊以金信為軍。有竊
據東南之志。故數年一屠據楚西。實欲
力爭上游。而士寃。隨蜀。旁據粵。閩。已計
江。浙。為天下時賊。區。區。湖。廣。為天下形勢之
要。蓋江。浙。為物源。蜀。粵。湖。廣。為北疆。危

方今之計則以速救江之極力保固廣西最
要江州廣安西及可至方制之勿使
賊逸而不可回而通感之相極出青可清一
省如金下省之兵力保而攻之由楚之吳
近節攻勦必報力日厚賊力日衰以數大
帥擇要屯布保者智固利外攻而止

以守齋茹復一郡而一郡安後一邑而一邑
安衆高石失生業仰乃不竭聖久誠也
東教所云防於高而決於西過於南而
竄於北濡也足無毛髮倉皇奔救終於
糜爛不可收拾也元季羣盜不絕士誠校
蕪州傳交際據楚大局遂不可支何東流

寇始於天歷末年，稍結支十載，久而者江
世豈無也。

本朝兵事最出者三篇，私其時物者
居天下四之三，我僅以三大帥當之，其誰
能楚者力扼南是，御少者，澶肆，握數年
終，其能以一騎壯軍，而其心力也。

應真則在教家指為劫下下劫之極印反
正異逆勢孤力感之遠穢穢以楚西
據及甲有走兵十年而皆未據江州平
以聖聖清野之策投降免死之令歲功
此皆前事之可學可師者也今日情取救
之曰楚之形吾力稍衰投之三屬時外

尚思存善二百年一之德澤入人心也
以始有失則始有甚於後寇屢之平元末
棄新之勢可憐處於此之氣已陳不復更
者我子往之屬外祀焉与

聞之向為德室然富而之幸矣有以爲
及向焉中大水龍增起陸江洪正法接

且后未南家志業不主為勅即之矣此即
南家志業不主為勅即之矣此即
勅即之說以之友用諒及皆嘆

南家志業不主為勅即之矣此即
勅即之說以之友用諒及皆嘆
南家志業不主為勅即之矣此即
勅即之說以之友用諒及皆嘆

藉居城內此可久也宦家所共耽醉美眷

屬思人得志何以此得而咏

步出安似能

珍術子方不空一筆與書中 陸深

定小言神竹華詩 矣



瑞在者已聞石河管一矣均極重焉為祝
 其瓦爰好者杜以爲平年儲困焉於然
 地設之亦爲有可也者河忍軍之不取乎
 言一遠懷彼痛捐膺去且予已南中自
 白以從後菴松寺鎮の存傳留鎮以存城金
 壇如城上如城寺然如城尚素矣伯於六
 籍後復更了文武官吏一其學無用文

三大令探署常州府志揚州無崇山新陽
古河元和吳物子善作此言也 薛極在
上海賊乃一甚急 殊玉良軍以攻素興奴後
區田杭州賊派甚後杭州勢亦危矣賊之志
蓋欲盡并杭州志力南距寧國一用督依
曾帥久難行以結兵未集前日寧國被用上
書勅速相援 誠由寧國出廣法以以保粵

使賊中斷並陳魚仔雁橋母為賊者說昨
見昔月三派陳所出江蘇省均不歸國侯兵
勇善集先據寧國云云以派泰殊都堂自
恒至予又以陳國波等自有害南中士民大
為去程進取恢復遠下重取不意東南
大局敗壞一連如此寫祝方殊有病等語
勝必日又懷萬禁居吳寫一中漢點粵

古稱讀到已回讀討境日為功律言細
 事於上字母任嘆能昨讀以嘆引一此向
 特向結矣 殊軍門我死丹場工兄 許位以
 疏中 而惟與不及者或付之生 為事了 延不
 序以云生此情了 如帥周人受戒賄物豫為
 火垂西里分相藥 殊軍門卷口索周人
 從新 如帥不弓 以此抵短字仰人畫來

以言如以言來知碑否 多初蕩均相城已據
城外之高山計日夕換賊偽為指賊如俘而來
多為所以改正師二十里賊復擾一 高唐已合
南之為難下援賊一止亦在九月間了
撫正由底是西窺向之延許州東始犯天
津 傳郵殺奴正次恭^村既福和尙來成一
而似微少侯高後一師入衛 本年 榮感

守斗此日下句常順引而者白又得書
 又王嘉祥所書也 陶公子子侯 李午山
 到後亦心与高し 子章兄在坊山館教
 舞多昨陳善向主及荆門講席五園
 常以書言し 菰葉 荒四省、頃字此
 印語
 古安不壹年呈布 墨好有 中好

子壽仁兄每大人關下連年

子初三通伏稟

呈躬出隱幸依厚德 胡官保於八月廿六日去任
以此時起北運天不熱遠彼黃時不可與來征丁案
徹斯人恐遂無之 村飯初者矣 昭如三十年舊而先
為文字交後為筆主 莫如為官 屬吏可以子候以
云云以為天下痛下以笑其私者也 為聽聽去三十年

師受委深其子為市歷然南和衛生佛武經文
 全楚江山看洗滌空年載千女東魚海國歸存
 務湘韶去痛此日鞠躬書卷存九霄弓劍共擊
 誰多小善長不長行其也為考為一以之言之平
 未嘗感之代此任者病中必有高及所以不取孝志
 者六恐秦商之取未為布之都德不為而相
 以未為外相所以措之者都之六不為外也當相外

之遂於禱聞缺掇中附以告李

請再行賞假兩月毋庸缺著李 帶以署理 胡公讀
畢即全矣而述 初言 李中丞自黃州來省不肯接印
其去由怪 乃相與詆諆

簡調司道等再三 勸解始於十日接印 越日即疏辭
而身舉三人請

簡一切雪芹一書方伯一簡肅清也以此及恐不能如胡公在

时之可重如治矣 石卿初看日音有書集托代游歷
信指正為蕪叢矣書云即字世長少与黃菊坡高
論。如其勇其物如何情狀均為梓友又細詢都狀之
昔之此公用一博南之用以無兵無物無人之境真自
其材品物玉楚必可大為展佈 李高所云聖如之歎
云然也

閣下不以為博誕不可為知人足也 一 聖如生平事已

以楚之者江連也為第一五岳其深自橋制有其深自定其深自相字存其深自地其深自至三十
 耳其深自之其深自賦其深自具其深自有其深自之其深自以其深自云其深自之其深自公其深自為其深自也其深自 石其深自為其深自地其深自 政其深自歷其深自
 有年其深自 其牙其深自聞其深自者其深自其其深自款其深自難其深自智其深自錯其深自用其深自衡其深自 掛其深自送其深自安其深自六其深自十其深自
 哩其深自相其深自似其深自今其深自皆其深自垂其深自老其深自矣其深自宜其深自以其深自有其深自揚其深自陰其深自康其深自濟其深自之其深自聖其深自於其深自回其深自
 為其深自時其深自命其深自以其深自危其深自已其深自矣其深自安其深自慶其深自克其深自後其深自 曾其深自知其深自者其深自在其深自城其深自中其深自遠其深自將其深自
 道其深自以其深自無其深自為其深自以其深自故其深自之其深自也其深自遂其深自起其深自軍其深自會其深自以其深自連其深自如其深自州其深自以其深自少其深自師其深自以其深自業其深自
 湘其深自扼其深自守其深自只其深自高其深自度其深自廣其深自以其深自相其深自城其深自一其深自帶其深自不其深自短其深自也其深自兵其深自至其深自以其深自自其深自固其深自

東征之師而守矣以合水師順條而不我守能為便
利之上初為提海軍特之權自漢不玉為石田也景
帝欲攻廣州者噤口而志可廣州隔軍相族之也
易而律五中之說也

其教之云兵少者宜以守兵多則打於菜破之城也
所黃以下已肅清而務檢之小股其能百明港驛五夜
山一由必得入毒陽一由新野軍樊可以控其樊城相

推其意 第相早經奏請以金逸予視養

尚叔襄陽子也先令希少嘗曾往署理正叔者白日地也笑
多師自房中元為行後迄今香無消直不亦足何足多意
遠近亦未聞但叔却物中見董仲舒元確一語亦多為
前言者外越可也善反唇響端可慮也一日朔未火也
土厚如味五季玉珠八度是日這途合新日月皆五珠者
而太自又這直原望相司夫管道遊四星存珠下矣

而佛為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蓋五星者占一室
 占者占一室曰交一室一室均為謂之聯珠今の星在已
 室太白直不室故上謂之聯珠室外占子先元年子可
 星聯珠也此言新日始又牽入日月合璧合璧者
 日月同軌度取此日為日新一歲而十二辰生曰增之瑞
 此日月同徑不同佛別為合軌是經佛何向別日在上
 日在下而日合矣故合軌之日月与日同在一度斷不

初九日必正月初三日始有微光所謂言出產也五星占
日曰產必伏蓋為日既所掩也

身教謂初九即初所見為正日初十日正理以夜中時
明窺之無不作合璧狀者又曰曜系珠初夜星觀
俄亥為中俄亥為大島云云以無月晦之幻教或
傳向之無實了無是子之無是理初一日出時月占
日曰產不受是光宜知其見矣至夜中只正入地平

正於望時月在地上日在地下故蒙光圓滿望時皆
以爲合望狀者以四曜各殊月在殊四度四下土在殊
九度二十下木在殊五度四下火在殊五度四下土在殊
七度五下土在殊八度十三下皆無可見之理也

文作死龍引魄痛然深悽人心魄少度哀仁顯同
其哀感矣和妹意欲以信之生已落金蓮子
華子聖威修之乃金且有概會之圖不日即前住子

夷魏子^{時因}入告尚末習情且疎以標德東西兩山立
而通不如此時方遂候復理衡門議唯及再行擬理復
至可年事至計台歲一年之業却乃為十萬六可
惜大 子章兄可集矣 整辨而四年 在東兄之於
甚諱不念其人何如 聽中子之辨名乃為也 定子丁友
直學

賜時感何特甚 殊憐之以以存 廣生九肉上者子

汪子壽題
未可相擬
首福王伯海
頂毅女
此室堪飲
打思水
滂泉中
此乃房
屋之坊
矣
黎伯容
周工詩
也
未見也
此詩
出安
石室
年
皇
帝


有
九百五十一

子壽伯免四年夫人閣下昔年十月十七日
手書並讀

古作胡公私封沈雄深厚置之少陵每中節無以
辨之亦推為一詩讀此為之掬筆矣祗南氣迺
初請以別祝登之軍順道往勅其時隨州為未克
復又讀和詩安之望代以隨州中丞不陸係調金軍
南發而塞樊又望之似似金軍而調出軍中使
金軍往返千餘里瘡痍已路於戶毫釐以中

先帝遺命自為贊襄政務王太后擅政

皇太后病旨

董仲舒上奏
載詎等如自取斥

皇太后命曰

大遂不道

此遂不道

上病加恩改為載詎端華賜死國順斬決穆上在景

淳匡源杜翰直信偏擢華職恭遣加恩得穆上在景

事台量信等並免恭遣又准許部奏奏查完盡

撥得陳字恩黃宗漢華職永不叙用成琪出

富凌年職現

皇太后臨朝命 恭王為議政王大臣 領軍機大臣之皆桂
中堂寶傳 即常以履歷 兵部軍機處 政司每年為口法
元年 自兵部政司 兵部一 耶遜 降而景運
名依 軒材 木希 榮春 甍一 法可 不 法而 自 載 庶
載
中興 可 程 冠 紀 可 年 一 五 月 中 替 史 三 台 文 昌 紀 補 所
宗人 一 可 嗜 臨 旨 數 一 占 解 駁 殊 其 臨 者 可 為 也
殊 亦 所 物 符 之 由

名忠在三王業敗一討其意誠不可與合也氣多
一射既与恭王有相志一王必無田用一理宜速
入都為物名志以付已起程吾產此時若少一息
先以清且矣下游入師已過濟建台距如州百餘里
距白公不足三百里乃以約法兵卒劫而不追賊
為厚於中寧汝是皆失守杭州屬多兵費之孤
立一省城無合無援日以自立特憐全浙傷亡
占江蘇莊成一月賊在窰內布置賊中四年必

大抵左路山民多距肆犯一溪江村畧匪揚一殿
侍上犯候楚其勢為較今年為先得差今年
而距脅者皆難處之民處弱無用其言級山民
別懼悍更直楚勇之止以之為兵身必以力能
作賊實屬匪類也 都議會力平吳越不可失情
胡金梅已去其主 村民多已入都中 以相店交
更遲者待尚未 奏迎來好信也 去不為勇也
有人入告於五五在十月中

廷寄可也。保以苗子為首，及不從，疑以時一語。本經
重漢之殊，未將審苗，遂並無技能，所以經督且
民好，不道。欽錢，取息，恐陛下方如首造，畧者
也。自云，受能為，役故，噫，藉，獎，送，以，何，生，出，談，其
獻，榮，款，謀，此，犯，善，使，虧，特，相，爭，性，意，漢，人，上，利
耳，此，其，故，此，也，竊，料，上，所，未，動，獎，送，豈，如
苗子，斷，不，敢，輕，舉，此，犯，切，上，所，曾，東，征，人，舉
獎，送，必，無，此，犯，謀，獎，送，喜，而，苗，不，疑，而，自，標

乃能速官车征人讓石村江州可平一东南可固
西北之勅撫均宜如此者苗遂未平一緩遂得乘
露肆肥則江楚皖南北以時發動苗旋反得
肆其燿矚我師備力力不瘳敢存命將日以措
在斯寤謂素征之威吾後在商一以失即回失
甲之安危不識

聞之以為何如也日昔孺一麗實生聞學官書者
張樞書生憶憶壯兵一其毫不能竟不以都

穢為然但備 曾制者下勿為不擇 都議一語不
禁憤懣歎曰 因復占一書 可忘無恙 聊以答仰
人破此誓 法姑並物附

聞下覽之 當亦慨以痛矣 人宜禍亂之 莫如也
嗚呼有海外不孝 為船者 即海客 其子第之 國中
之人 曾乞

大筆 矧 頤者也 冠亂以來 音書 阻絕 尚蒙 後車
使 乘 乘 詢 問 如 雖 跡 并 者 訛 傳 嗚 呼 如 殉 難 一 耗 為 符

笑之因以通書後字之書果曰在何行何字之通
及應以次韻之也

學正又詩稿二本亦在

正學其詩稿不為行立朝解詩人中二博學方學
力者也

大心所所字者都由也初筆中多據心讀本字之
存者乞

再寫二部一寫自讀一類字之寫如使使使使使使

得來為模楷的學了道而著五年
南半序業久以置之度外既極何業校確擊
並無虧短由者不夜得失可付一浮乎乃
第相和相字仔細幾及屬似垂詢此案誰屬連
初了結不得不出差以了又經產費常太守
一再勉勵然遂成了終司中河不肖步詳第
相送札令將弱女後任未經征出死欠一千之
保石自行賠銀前會師補祈聖積欠現為

丁解未前往往俟取到倉收便可出奏每由

或牛心定法此中亦云同

在念用此時向以此項所欠係奏銷應征之款如

因災後征者可逾

恩籍沒任均准物如例應差令既任催征而兵燹後

州券皆亡是荒戶亡中為之亡死絕催征實難辦也

地方百中之一徑贖銀收計易死亦不無不量耳

此律即請

大禹不言事至中理而為下
亦有若
月物作日則部
年為有今日
現元方伯未
徵能至
為人殊異也

子壽先生年大人苦次道出武昌驚聞
年伯母太宜人駕返瑤池

先生純孝性成當此創鉅痛深自必哀
毀逾節壹年亦何敢以首哀順變
之晷妄相慰勸惟念

年伯母壽近百齡孫曾繞膝而

先生辭祿養

親克終孝養以禮考之已是七十氣麻在
身之日況復

著書明道揚名後亦大慰

在天之靈尚乞

孝履少加調護 壺年奉 召入都期
年而返愧空言之無補幸 初衣
之尚存祇緣 兒孫姻事小有稽留

行當返棹湘中，再圖良覲，寄呈
輓聯壹對，未能執紼，借表微忱。
伏冀
哀鑒，敬叩
孝躬不備。

年小弟黃壺年頓首

辛未正月武昌旅次

螺洲先生同年堂下別十餘年時從胡
文忠唐野生詩

從者消息去年暫于蕃丈來成都詩
積張口代上

夫疏忠悃之忱身越之誠家君愛之手
寫付家塾收藏重年亦為重文教
是其後程以未也兒大甲初稱義力恨
先生道爲行恕古多以陸迹目

君之知隱居求志固不同過人處世者

既也即觀察來詩

兩書及詩集五冊

英識偉論佳句名篇

老成典型於斯未墜

來書以方君存之西裝之詞極承

褒獎此

長者務推後學之盛心而凡劣不足

以當之且 章年以 母喪未歸 負咎
方重乃冒厲 微不起之 虛名則不
孝莫大於是 尤不敢也 去年 隨雲仙
中丞為入秦之 謀將圖此
大疏所云 秦中 形勢為 國家 據法
中興 基本 為 國 帑 弄 以 急 雲 而
家 累 保 控 微 病 中 途 遂 返 雲 仙
六 阻 於 浮 德 而 歸 所 以 為 自 期 又

忠後市也此其忠貞之氣也者不少也
且其忠中不能有所為則他人益難持
手矣金陵雖後而為人酣睡臥榻小
遠海壘而立國不能禦敵則莫如
秦矣秦中不守如
秦書規模大略其能次第舉行乎
邪生秦德畏誠守外郡亦所謂
要奸而安身中城劍氣終有識

者養晦命久則其用命大此不足為
邪生慮簡公相見善氣執迎人如
舊相微大夫六世重之重年奉親
祥子近乃稍學為詩而聲律不諧
因以考平言所為文其不中法度者
蓋多識以
來書文字小技為而欲工道論其它
亦有慤者 先慈平生堅苦壯為

嫩身嘉言 垂年 數候事略述之 石備
幸以獲交 海內君子 不見於棄 得
其一言 褒許 信氣 潛德 而
道德文章 如我

惺惺 未獲

物起久懷 敬悵 茲因 簡良 寧可 呈
賢世錄 一卷 伏望

錫之 賜文 幸備 何體 其必 然

傳之 世也作矣又 家君以大難初
 夷簡曰忠廣聚人阜財莫此為急
 這劉中丞書來屯田方略 家君以
 為屯用冬耕接整派甚不名營田用
 民因從營田新要一書其書內篇
 上卷終稿成法曰榜條曰換田曰勸丈曰
 招附禁聖聖曰授田附田帖曰限期曰牛種曰富民
 曰專官附保甲築堡曰役長附社倉社子曰起

科 附免科 曰丁徭 曰任人 曰守法 曰勸懲
而以水利 附馬肉 篇下 卷 務 務 科 曰
不 清 其 源 之 弊 曰 不 務 其 實 之 弊 曰 委
負 之 弊 曰 勤 丈 之 弊 曰 姦 民 猾 吏 之 弊
曰 里 差 糧 差 之 弊 曰 賞 田 官 田 之 弊 曰
妻 子 畏 子 之 弊 曰 捏 報 墾 荒 之 弊 曰 租
舊 營 田 之 弊 曰 土 客 不 安 之 弊 曰 田 賦 不
均 之 弊 曰 推 誘 之 弊 曰 期 限 太 促 任 人

不專之弊 外篇則附考 種植之宜以
 及水利蓄洩之法 教種羔具之序 卷
 首冠以通論 則倫元 卷之同異 以失大
 旨 重於安民 而亦急於親利 故賦則
 取貝 序 考 鼓 取 貝 後 錄 寫 初 定 若

 以未及本 於文字 分輕 編次 多法 生重 而 亦思 而不 作 之意
 考 及 四 考 始 之 皆 以 意 錄 序 先

閔伏惟

君子康福為心 文有本原 躬乞

賜覽序文并之卷端俟剞劂粗疏即
當免便字在全文也近編唐子方
先生遺集卷之四

大集已將舟泊金口二律錄到事已
又續

弔仙神文待所知此卷已完古詩以
為傷悼又為快慰勿以作書之意不宣
展容候續述 黃真年振首敬上

又緝一幅係點人塞空間字子極屬求
畫蘭華者章年 昔從畢大令執
扁兒

所畫如蘭者華極披純是道
氣之收以之志遠

志不寧少紙緝矣 章年又上

一昨羅公子書事道

先生繼續下問之意并示

佳章中三意持讀不憚心花怒茁

狂喜上天慶耳

大名久矣未獲震震修身自由通款

不意

正法眼識見石樑而慶之且為悚

飾詞翰宴宴鄙人所念不到者
但撫粉凋丹弱而昭弄滑酣耳
契時青悲殺年耳昔者報
覺壯志子尋謝成野末
先生謬加宏矣雄務健享頤之生
夙傳三千載後人相續
先帝而集垂_一慶_一出盡與人豈能附驥

以行其業卒為有比數者昌黎
牙長香一經品題名味長安磨
雖以昌黎出於人而

君鼎之退也仰藉

餘光得煥表價或甚且慙在
耳前以工墨綠止以吳仲生
為絕詣近今早有其正知精此

枝者妙

考慶以踈後信指

待雅輒遠

腰金清貞嗜亦之癖以至今人亦

甚相遠哉然墨梅巨幅慶多

踈後世細藉酒以助真賞因

酒而致狂信手縱橫無隨志魂

心以時際艱難杞憂恒抱鬱

系年一乞物何作樵者幹
以舒之可謂量聊復多賴矣入
焉以事肝疾心楚久不訪親友
穴火豕炒到羅浮昨以軍中次
清暇寔食流涎張觴遙深不覺
玉山欲倒豈草藥終身記前人
肯向去塵中剩墨骨多少聊

為道儕言一枝蓋此多也
使羽軍寄塵

雅盼未審鏡符榜斜中

疎影空香彷彿一香并附

杯奉以快

先生試嗅之楮墨間膏拂有

酒氣借博

胡盧一咲軍師草中祀
子壽先生夫人著安諸惟
神照不為愚弟甚辱頓首

子壽先生大人執事二月廿五日趙知事按渡接奉
去歲八月廿五日

賜書并

大著二章骨堅氣道与老杜美一鼻孔出氣象
佩香已惟

獎勵備至殊深慙悚耳——不知近來仍
之荆臺講席否伏惟

玆定身另福著作日宏為頌大廷自調江南息已三

載每於溟濤巨浪中激浪將領出洋操練是
間寒暑以事為 曾文正劄舉深謀遠慮度
越恒派不周天不慙道 文正於二月甲日身疾而終
薄海悲悼又不僅夫建矣而趨仰已也 正於此間不
管製造之事專任統領局而甚小短累甚深辦
事者欲守三人而月可也 具有常教而能控增玉
各如管帶事雖久涉風濤熱志洋西者不於勝任
趙知事 衡平八年奉 志控岫嶽 大建素知愛

才且重以

尊屬極忌借重曠其可施特喜如限於地位何曾
沈澹局總解劉芝曰觀察為寬校極品近日謀差
者頗多擁擠不知能得者否大是於訓練之外日
經史以消永晝近著讀書隨筆甫成得末錄有
副本再當呈

表如

許惠詩葉以過便勝為乞

寄示為尋吳楚際達幸

教何日如能請飯而歸宜當便道幸詣也奉去
但西遺文一冊又抄著述刻詩一卷

正之弟助復請

步安請惟

卷照石月吳大廷於

四月九日

子壽尊史夫人閣下傾向十年相言數千里末由一承

大教乃蒙

翰札先施

勤孝愛悔感幸何可勝言伏稔

主禱荆布

道履嘉覽

太夫人以次移居洪湖康勝多福慶慰。二軍事方嚴
聞當道屬請相助

尊文快然不名高操遠識豈碌、者所能知其故哉嘉
疎情自素無一足道近且求食軍中不得師友夾持
蓋失其故步素無半畝一椽頃歲又無傭書之地遂
乃苟且溷跡於此、俄出於計無復之定中心所甘卻
家宗窮鄉一子又稚 老甘今年六十九矣日夜思歸
不能脫然舍主傷哉貧也少時泛游於 桐城雖以
用世為最志不覺五十將至疾病又多精神散不
將求仕之念早已息絕即又來表見亦非所敢也而

有一事須速料簡者 先祖仿涑水通鑑之例撰有
明紀一書未成而卒 遺藁塵封三十年 表以奔走
衣食復卒 於詞章科舉之學 輟轉蹉跎 未遑涉
手 直至乙巳以後 客寓間多暇 始得從事 此書所缺
崇禎一朝 及三王事 款皆已次第續編 第未及修飾
旋又報亡 今幕中為余甚冗 已取出全藁 思極二三
年之力 畢此功 緒並撰成考異一編 習識淺短 聞見
孤陋 恨不得從

尊文一齋權耳

余素奉朱先生墓銘莊誦再三無任山水之感先生得此
可以無憾矣先生所撰

國朝文錄為陝撫所刊晚學齋文集浙人兩次刊之皆
已

見之者皆謂錄已刻竟而未印待後輩記現亦有人
刊刻其係託經雜文詞集等書朱先生之姓名之類者特
一收存不為教供也

所不遺事已則當謹法不忘以待伯言翁補入傳中伯翁
隔城後畫表其家業人則均無恙頃為在清江楊河帥為
刊傳文集聞將藏事矣書古書以

尊素達之楊利耕立秋鄉試未獲前年曾於杭州投劾
事以乃果尋房克家為之道地蓋不如此靈別一局
面無餘為力也而友人來書則言利耕初以從我楚北已
是絕裾而去且家居為不至以食何必占上於此雅亦
為深古利耕之言與

尊文前此勸輝之意則全要之書生誤兵類若可聽
苟試以事十有九敗即更委多而用心者安能有濟
堂要議文武事雖不同理亦若果平日能為良吏治地
方實性又慷慨而有奮發者必能治軍目前諸帥猶不
能概以此義裁之從軍之士負其區區欲以之濟急難
樹功名祇未見其可也克容身在局中極敢發此言
尊文以為何如師近事詳政仲達書中幸
隆取國奉袂無期望風悵快肅製敬復祇請

方安伏奠

亮察不言期陳克家頓首謹泮 丙辰三月十七日

桐城方宗誠頓首謹啓

子壽先生函丈往歲寄保定友人書以蘇子壽書丈
稱述天下人才屈指及

先生以爲是今天下之孝子也高士也其學淹博其文
馴雅私心欲爲之壽以報其德以遂仰止之
願也去年冬文以命謂先生世爲其子
品名之詳尤深信往今家室
令芥子子幸備居交頌

大著討曰區二文近秦漢君子行法蕪其意每標
本之端討外杜子美卒念不忘君國之遠烈也
沈蔡語極推微獨揚請無不周于夙教又續
大疏八條後內安外以時以之至新世但知
先生為訪人為惜也孝介之士而不知其為

辨時稱之信傳也蓋歎佩之意宗誠時取往
福以聽

大教失因釀神而轉率改而新為東陽之針

走來山教矣

以考之為國一城事也。在年四書。今尚詩學。循詩寫書。黃尚克宗之人。今書也。所少無味。於世好。經古。至。經。行。史。且。大。信。名。且。大。字。之。字。向。志。其。事。行。段。出。編。新。之。各。種。進。私。之。中。數。佈。流。新。而。好。字。存。事。去。或。是。去。著。者。係。今。解。一。書。十。解。卷。皆。數。困。瑣。度。之。中。所。記。時。事。并。私。之。原。彈。私。之。案。

以自已上處亂之途海內賢者各備以時
子園公年相切之忠美竹如月華忠素子
者而位西以僅以少以信世共新以亦未
去為一也子之物之言性生于高亂時中
無緣請正于天下者遂是以于咸寧九年
就美竹如之而伯而十年之客直棘島客
因之適事法以無多以文字書札銘字往
去三世家書之相見也今東 忠者之生月

吾稿

左右實白多收徒因 今副席者之使呈上文二
卷俟命錄一卷于今書全多及頁二十分
一御印此以爲信

正心以爲

先生素音人亦有心焉不見之奇牙故從中也
先生不絕諸格又以日疾州中自德依利
不係字神明年以尚障書院既因云字相

函邀入院为修两江宗室册 所以眷属在
此南洋去格进其正事取不引安度亦
未可定居其心为进也 舍教在宗里
高其名也

赐书并 批正教文 今局支 舍教也 外就
大年知书 以直八幅 或横或直 供陈
便陈云 为之 此情

送安 姓名具 宗族 教名 供上

十月十日

角者 推善与推义 未必可存 然 乱中 不腐
山外 可自信者 神志 志之 才不 堪世 用自 入
学 以 而 来 之 行 亦 可 为 效 而 已 今 凡
乞 者

先生一二语以冠 推善 推义 亦 甚 于 舟 车 火 分
在 路 制 军 属 苦 者 信 焉 被 信
教 也 神 角 智

子壽先生正丈久欽

法教未由曠依空曠本報因今兩一終吾獨
芳徽因聞

台旌將游此為是言中止自幸可于今地一見
不料為吾公下相併常脫者亦即兩口忠
義歸主稿之事同歲已行未日解返親
大教安深教仄懷悲蓋依也空僕世道
之壞由于士君子棄本跡而少恬退氣

而恬正者以行，各世道人心之存，其懷保
為自了漢，生皆此乎，復之也，相

先生因 親老，移官，謝甘恬正，而之，妻，生天，經
地，養，自，世，以，高，為，乃，美，方，不，因，而，觀
大，著，福，下，且，漆，室，終，于，天，下，治，亂，之，机，與
亡，時，之，哀，勝，敗，之，故，無，不，了，也，乎，胸，中，而，一
法，當，時，猶，天，尔，我，出，也，吾，之，情，朕，能，保
子，之，表，介，信，之，者，感，保，于，不，然，已，甚，至

由至性与天德及物与相周而此表也
为恬适也宗德于德的名实多相钦慕
世中心安向世者不甚多于

夫世之出也出而名者由年直气年而新
之所安其功名者由年直气年而新
气年之先在安恬适而性出而
以人心世道为已任不任己之智勇
功名于在力者其功名乃德操而反

治宗誠少不為學志于功名其學
物而物世時者與海內英賢以其明實
學以件一公而已選私入山乃遂不
而著書其宗

先生賜序高端將事及世之信
皇南士安之序三都賦也感佩
此正高舍姬為來之善到遠
遠柴之高者不始古耳

謝涿室吟語：杜公教習已極恨其中
稱吳陸知軍漢晉但過山人不自信
此天下罪人也又造神石身仍誠亦謝其
人共持官事是附賊自取

集中所与討亦此確信崇

先生以神為同志故敢直陳之君亦立之有忠
存而不可假借也未後教信

送安方宗神教信

二月廿五日

再學書法空吟今世所罕見直近古人
因得友人收乞

端二三日來爾讀之仍如御師為書數人
真讀書者為古之士也至

若飾黃子舟之出廣亦不似家小舟係獨
子而考以初元所刻其父母也其母已去
世其妻又卒年今之為以厚其父在川為善
中伊就養者子似是以對仕非忘世人也

宗誠天啓

予壽先生有道執事敬愷者鈞自戊午年秋賦
入都即耳熟

先生名以忠孝立身以文章華

國漢人訓詁宋儒性道益而有之故佩先生恭承
恩命視學河鄉以車拘知

執事之講龍山竊謂按試尚郡國

教良有日矣八月丁卯抵鄆城即詢江陰學博

始末

執事以避囂返螺山頓使傾慕之忱忽若有
所失昨逢雷廣文家借別漆室吟百柱堂
大集董沐展誦不忍多予嘗謂詩家宗派皆
在於楚左徒師弟振藻於前工部襄陽
傳新於汝

大著師法社法駁于麒麟多屬矣下學淺
後奚能出一語以彷彿萬一唯有欽在抱
而已試事已畢使須戒途夜郎勢不能少

留以待

執事而區仰止之心與求

教之意未能盡思置也謹率陳胃臆如左
鈞三吳一下士也弱冠即迫飢驅幕遊東
諸侯間衣食之計累之秋閑五躋舉業
又累之蓋今者雖入承明之虛備輜軒
之使而於學問之道為士之方茫乎其未
有同也願常深念學政之職庶防弊尤在

擢才在拓興文學允臨激揚風化以鈞謫陋
誠未足悟此能既任其職不敢不思其事
計自今春出柵已歷五郡文風士習略見一
斑其中才華秀出行治醇樸者固不乏人
而兵燹以來老成凋謝以昔之所聞澄今
之所見殆亦荅廷表矣將欲砥礪而興起
之其道何由夫今日天下之患又藝猶其滋
焉者也羣天下之人相率而趨於嗜利昧

義之一途其小者則軼於後墨其大者且棄
其君親錮蔽之深滔皆足而其原實由為
士始士者今日政虐之所觀瞻而他日

朝廷之所錄用者也為列楚以來目擊夫甚事好
私不守卧碑之習所在不免其尤甚者則匿
表懸試干名犯義清議不同於鄉黨憲
典不忤於官司的迂諫不自審量恨思所以
勸懲之德不勝德惟有德一以儆百耳勸之

之道首在表章潛德崇獎萬行以樹風聲
然耳目既限於國防考校復限於時日詢訪
之下所獲蓋鮮聖人不云乎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況今日郡縣典古諸侯壽考而履窳
焉母亦求之者不以誠而助其求者其平日
固亦未嘗求之歟此鈞所以尤仰望於國之
賢士大夫也

執事郢中者宥海內靈光楚人士望之如秦

山抄斗石

執事平時之誘掖人才與卒激進之心又待
流露於詩法則朱子所云知人者在因其類
而求之舍

執事其誰與歸

尊集內有親張殿臣軍門詩稱其臨陣時
為某大臣奴子所害此係傳聞之禍殿臣
軍門在丹陽由執殉節又親陸五夫制軍

詩似乎與惜之太過當時軍事年難措手
而大非其所長倉皇出師不扼東西梁山之
險而屯兵老羸峽一過而敗及回至陸則心
神志昏瞶不任作一計議律以貽誤封疆似
非刻論特其以負盛名傾顏未醜者可悲也
少陵為一什詩史宋人謂得其詩可以論世
知人以

執事方之必不少讓當時所作或後一時之

傳聞而希及深致于更望

審定以信將來不揣冒昧妄獻芻蕘死罪
枉執如駕昌以代由伏祈不棄其愚

亦以周行有所以匡鈞之不逮者則盡言之
感幸何極

環雲表江漢謝安令物通氣安倚裝手禱也

此伏維

越后徐衡與任傾此 辛未九月九日洪鈞載拜

子壽先生大人史席成童即聞楚四賢中有

子壽先生者學遠德遠思欲一見而無由也既而得讀
樞言一編卓識似賈太傅偉論似仲長統益大遠之
不意荊州使道竟覩

先儀疇昔私哀於斯而遂雅陳蕃周舉之遇非度
未足以遠喻鄙懷也可惜者

先生抱經世之學不獲展用於時以為豎琴福耳

荒江屏處時杞杞憂百賦千詩長
詩常笑此志亦可
悲矣唯是楚中文獻漸以寥落

先生尚巍然靈光之不朽閱繫豈淺鮮哉
庶昌讀
見寡聞深有望於

長者之教海倘蒙不棄

錫我德音則厚幸矣
家歲見許

大著春初寄到者為友人分去至今
一得由希將

泰室樞言兩集

擲寄一二部 為感臨楮不盡傾佩之忱敬請
道安伏惟

垂察

泰庶昌頓首上

三月廿九日

子壽先生大人鈞座前日由京抵寓

先生及汪先生在坐私心快慰以為得見

兩賢可徐請益不圖江上逢舟

先生行賦而歸矣悵恨無似連日風雨遽作聞尚未
解纜喜而不寐庶昌賦性凡下學識疏庸自陳言以
未謀盜虐替未審此後何以上答

殊眷

先生懿德純行如光風霽月為學者所宗平素切
究今世大務必有明體達用確乎不拔者可以世言
起行措亂返正者乞

先生推廣不倦之教賜道一二俾得景行私泚以
為植身進德之基他日能稍自樹立不至顛覆皆
先生之德之教也呈上扇一柄并乞

賜書近著面懇泰室樞言等集及經綸陳言六聖

早為

擲寄暴歲奉和見寄伯兄一律錄辱

訓誨想

先生樂育之懷常如太和元氣之鼓舞萬物必不以
賤負而棄遺也頃昧漬無任惶汗敬請

道安琴庶昌頓首謹上

十五夜燈下

姪炯頓首謹上

大叔大人尊前乙卯冬縷肅寸函屬彭器之轉呈不稔曾

否蒙

覽嗣以賊烽日警道路少通兼之展轉奔馳畧無人使竟

年餘不奉尺書上問

起居私衷孺慕如何可言邇來一切伏望

詳示立甫之子今年幾何已否從

老人讀書其家況何似均甚懸念炯自遭家難久如稿

木長願粗衣澹食閉門讀書奉母娉教子姪即
間為鄉人料理團練亦不過作避地計不圖去年二
月都勻賊自紅岩內犯已鄉教匪應之省城震動兵
練又圍中丞於城外索餉勢岌岌不可終日炯適掃
墓成山去賊不百里念此鄉關係極重若賊偷度
則遵都郡開州摩爛貴陽益不可保盡三日夜號召八
千餘衆扼要分防又簡子弟驍健者五百人率之
度河邀賊太子山再截之牛場壩其時滇兵來援

者亦小有斬獲賊遂驚潰出江省城得以無恙事
定中丞欲論薦蓋以黃琴五丈脫身赴晉近省圍
務欲炯接辦自知分不如人當事又非可共濟安能
朝夕奔走伺候顏色與其異時決裂不若早自為
計因力辭不受而當事又逼之捐輸憤極即將
先人郵賞未領者具呈報捐黔事至不可為挈家
遠徙既苦無資當事且不放行與之共命又殊不
值無可如何祇合改弦易轍就本班知縣分發四

川脫老母寡嫗於危地以去年四月杪之蜀流連兩
月無所得自蜀之秦得王蓮生代挪千金又得甘肅
故人章少青俞孟廉共助鈔票一竿始得北上抵都
後又四處張羅敷衍上免於二月九日引見照例發
往念一日領照現於本月初八出都繞道汴梁到川
約在五月半矣先君轟烈一生而炯不肖如此
自歎益復自憐昨得家書孝軍門病歿黔事
益壞舉家已於正月八日啟行計已安抵成都矣

此番需次不惟補實無期即委署亦難希冀而親
丁數十口遠寄佗方何所圖存此時不敢想亦不暇
想也倚裝息息拉雜上聞即敬頌

壽安伏惟千萬珍重姪炯叩頭三月初七日

孝曾兄三弟同此安好

以後

賜諭即由荊州加封寄成都府縣或曹穎生廉訪處
轉交可必得

受業姻世姪唐炯頓首謹上

大叙大人函丈七月中曾備寸牋上問
起居計此時當蒙

賜覽比來伏想

杖屨康勝至以爲頌舍妹吉期定於

十一月初六日茲特遣人來達

信甫弟此時峽水雖平然沂派

遲滯不能計日以缺中須東北風
不則溽泊旬日半月考志中事九十
月交東北風甚少又灘險不一動魄
驚心不若由宜施遵陸上達夔萬
平穩且可計日到來也茲將路程
開身呈上去人涂占標吳羅惠熱心
皆百戰健兒迨烟有年安分守法

途中照料一切大可放心本擬遣僕
人來因舊僕只二人一於此月杪隨折兒
送去母歸里一須留舍遣策不克
前來也

府中如有得力老僕添遣一人隨侍
信甫更妥 信甫此來得二百金當
數盤費見由孫海濤交滙去二百

金乞

飭化持信付海藻如教收用仰蒙
垂愛幸不吝氣是所感禱烟柱門
讀書長幼平遠身肅敬啟

道安惟順時珍重烟頓首

八月二十日

信有自家起身及自萬緣起身若齊先期由
信齊進寄一信以先德象為要

再宜昌夫止可顧到萬縣到萬縣後身
由夫行顧到成者顧夫時源要夫行二票
方免脚夫在途逃走及遺失行李等事
何要支夫價若干到交清下脚若干若須
行票載明方免脚夫在途饒台羅惠起二人
信有口食每百在途每人只酌信百解文飯
錢以示格外體恤可也烟又上

子壽先生閣下客冬承

惠佛傍深

雅意適將餞歲雅女旦得心緒未盡

切未裁渡春間有奉懷兩詩謹系呈

教比閃彭漢叟傳語

先生之復奉、於鄙人隔濶相里形於

寤寐離羣之感彼此向、近相

道履經餘

覃第康泰為頌今年中夏以前陰
多晴少甚以河漲為慮入伏而後江水
可漸退或可保以安瀾也施南銅礦近
有謠為言其方伯請之大府樹令試辦
如能得在此鄂中自然一利也川淮鹽
路湘鄉奴彙刻意分銷湘南銷川者
僅澧州一水常隲最暢一地沒淮舊規
鄂中生此歲缺七八十萬金而各路協

餉糧復不能擺脫司度支比頗難措注
也大府輯者志方伯擬奉迎

先生來主是席苟能以顧初晨文可以
且送貧楚游一大快事 蔭桓近狀
年可告

屢幸袍望雪賦詞在者時茲在顧談
客頗不寐寔更有老卿謝偶想却
中不寐也相望雪力烟煙雨蔭桓尤

为忘形之交诗文皆肯用心更以
大匠鉤鏐可成佳器望望以其诗求
以乞

賜指瑕不特偶想感佩也屢问

杖履东来之信力之狂喜新秋迟凉
片飘能满蕊耶念甚形甚手办即颂
著安惟希

澄笈不宣弟
於陰桓頓首六月九日

子壽先生閣下比辱

手書荷

拳之垂注感叙曷可言喻伏惟

道履綏

耆德望茂為頌曩曩晤于蕃觀察少村太

守知

台從秋間抵省滿擬陪侍

杖履遂不假牋牘通音問頃繹

來惜并詢之方君得悉鄂渚

泛舟須在桃華汎後睽遠四載繫念甚

切聞荆南講席仍覩

靈光不特為士林額手且為守土者慶也

振蕩肅訪趙擢陪京美政洋洋履武者難

為繼耳今幸幸免水患農大有秋亦可

從容為政耶此間抱鼓不鳴大可藏拙
雖渡沙獵文史而鹽車之質牛蹄之涖迄
無是處也承

薦陸陳兩君均得晤陸為世家子不宜就
衙官之役屬吾鄉高令佐廷搨黃安

因託以縣中書院之席高與有年誼遂諾之
迺以病不能履任此議遂寢陳為忠蓋之

後當道所當提挈者因商之方伯暨牙釐
局道台遲，至今陳君復有蓼莪之痛
罔君均不獲得當以報

命殊慚慙也今日方君來人極誠朴有用
村也當如

指以圖位置永

示會嵇施壽伯為今之詩人深佩

卓識誘掖之意尤

勤辱可感鄙人南壽伯交兩幸矣所為詩
久經受讀喜其魄力雄健格律清蒼然頗
嫌摹杜太過轉失性靈顧其暫啜詩篇
旁覽經史以擴充之三五幸後其進德
尤未可量也郢中騷雅之地代有傳人即
過客游子流覽煙榭感懷風物亦往以詩

嗚然如壽伯者庶無負

騷壇之賞乎西望

絳紗不禁神王鱗鴻有便尚乞

時息教言為感去使匆、書不盡意即承

動定不宣愚弟蔭桓頓首謹復

辛未三冬